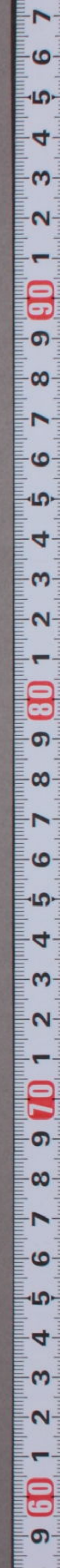




176
4064
26



大事編年

英宗紀

李倚天特除承旨

丙午二年正月初四日左議政閔鎮遠辭免特拜刑判洪致中為右議政執義李倚天疏論蕩平之失請與左相同去就上不許特除承旨柳謙明亦論蕩平之害曰臣恐一有權姦倣 殿下之爵賞威刑以驅駕之不為爽或輩所為者幾希矣

院啓 錫恒

十三日院啓向來凶黨之掩蔽擅弄不一其事而未有若



壬寅二月初五日次對時事也蓋錫恒先以朴致遠等事
依判付舉行陳白則無發落及正言金維傳啓至致遠事
錫恒及趙遠命李廷濟朴微賓等同聲曰其事既允從矣
維乃停讀直以金吾稟處間姑停書出惟是史官舉條直
以無發落書出臺啓史草自相矛盾故承旨朴彙登不得
已請罪史官而批以勿推勿煩書出為教噫聖教有無何
等關係三司鞫問何等舉措敢以無發落為依允衆口和
附一辭矯誣無君放恣用意巧密錫恒則大律未勘微賓
則它罪遠配請遠命廷濟維彙登遠竄不允後上問李重
協重協備達
其事仍曰豈獨此事為然欺蔽聖聰逞其胸臆皆此類也
閱鎮遠曰若非洪聖輔則李重協等死於桁楊之下已久矣

召對

四日召對時叅贊官李倚天啓向者寃死人中不及復官
不為錄用不舉行矣 上曰詳陳可也倚天曰李天紀當
初遲晚出於凶黨之勒成終始拒逆屢次酷刑後遲晚啓
物故啓一時並上勒成的實向者疏釋時書以放字復官
一節偶然漏落矣領府閔鎮遠曰無他胡亂之言只以見
帝寵謀逆之事為言故勒為遲晚矣 上曰不可以誣服
論倚天曰沈楷既死偽捧遲晚之事以李萬俊招見之的
然可知鎮遠曰不過以送扇其侄使之求爵事謂之遲晚
矣倚天曰舊叅判金雲澤之死尤極慘毒其子宜錄用

上曰金民澤亦寃死矣倚天曰亦有子矣 上曰李晚成之子洪啓迪之弟皆已錄用其他寃死人子孫一體錄用鎮遠曰李弘述尹慈子孫亦為錄用宜矣 上曰錄用可也倚天曰邢儀賓錢仁佐李崇祖玄德明輩若誣服非不知免死而屢次酷刑終不亂言誠為可尚宜有血典 上曰時事欲言則憐毒矣雖士大夫不勝拷掠而誣服者有之至如彼輩誣服則庶免死而終不亂言於酷杖尤為憐矣伊時如此之類並令恤典舉行未復官者後日次對更為稟處鎮遠曰金克復不過覓扇徃見李宇恒更無所對之言而勒謂承服律以亂言犯上豈不矜惻 上曰一體

恤典舉行

任徵夏避嫌啓 一治一亂

十五日答掌令任徵夏疏曰條列進言予庸嘉之一治一亂禮樂征伐等說未知得當翌日徵夏避嫌啓曰一治一亂之說泛論時運而已 殿下何看得太深耶帝堯之時洪水之害孟子擬之一亂何損於堯之聖德且禮樂征伐不能自天子出久矣者亦有說焉 殿下其以辛丑以後事皆謂出於 先王之本意耶或不允而為允或無發落而為發落直以出於渠輩之口者依條作上教一唯字一依字都無難事刑人殺人不關於人主之事此則國舅屢

言之其時史官亦推論之非臣之臆度而初說也况最初
備忘之出於尚儉之手中外共知尚儉誅死不有尚儉耶
嗚呼當時事何可勝言顛覆聖考之成憲屠戮聖考之遺
臣崇用謀危 殿下之賊領布誣辱 殿下之文此等事
謂皆出於先王則其貽累 先王當如何哉 殿下每為
凶黨所撓奪以諱戾為第一義理欲以箝人之口一時之
口雖可以箝百世之史冊將如之何 答曰治亂之說終
有所不稱量而游辭周遮不其苟且乎正言洪鳳祚請出
仕 上嚴批責之特迓徵夏職

承旨李倚天覆送上曰扶獎率激之人其所容護一至於

此哉任自為之倚天徑出陳疏曰徵夏疏避劈破義理之
頭腦臚列凶逆之情狀深得清朝諫諍之體 上還入批
旨改任自為之四字權扶李舜欽善行等迭疏斥徵夏以
誣上下道 上命竄扶甲山善行江界舜欽孟山因并竄
徵夏順安知事吳命恒等投疏不已龍崗趙顯命亦上疏
請依宋仁宗禁言太后時事著為令甲正言閔應洙疏斥
顯命而救徵夏 上優批之

寃死人別單

二十二日禁府寃死人別單金龍澤李天紀沈尚吉鄭隣
重金省行金大材沈載柳善基白望玄德明金克卜墨世

二英石烈錢仁佐恤典舉行沈樞李明佐金昌彥趙松邢儀賓并復官 府啓四大臣破家瀦澤之論首發人併投畀不允

李倚天筵奏

六日引見時 上曰頃有故叅判李思永妻申氏當直上言之事既命勿施而尚不出舉條耶李倚天曰臣其時奉命在外不得其詳矣 上曰李天紀事頃日諸臣入侍時以文案中承服之語不得復官矣倚天曰向者誣獄白地粧撰戕殺無餘同一罪名以絲貫珠脉絡通則其無罪冤死固無大小輕重差殊矣 聖上特伸其冤枉贈官復爵

宜次第舉行一有見漏豈不班駁至於天紀事累次毒杖之餘乃曰吾見汝輩之為筵云爾則此不過不勝酷刑乘憤卒發之言而勒謂承服必欲劫捧遲晚連施毒杖終不遲晚仍卽徑斃未免追戮之慘矣若以見帝龍謀逆不告果為承服則毒杖之下豈有不遲晚之理乎固無別件成罪之事而未蒙復官之典者冤枉之甚 上曰予豈不知此事大抵天紀以士子不能謹慎與帝賊相知不可全然伸雪至掌中書字豈干涉於不執而向時人如得奇貨不分玉石惟意所欲予嘗慨然矣其所謂承服遲晚不可準信果如承宣之言而天紀承服之說雖未知虛實既書鞫

案書豈不信乎倚天曰頃日相臣初無必欲防塞天紀復官之意而未有取銀締結嚴隄防等語未知大臣意向如何而臣問禮議黃龜河曰詳知獄案而仰達乎荅曰未也蓋獄案浩汗雖熟見者不能洞悉其顛末况初不見獄案何以知事實不但龜河一人伊日諸臣多全不見獄案而同聲合辭一循其言臣實慨然銀貨之說雖出席賊之誣而天紀面質時少無見屈則自歸虛套締結交通謀為不軌云者全指池尚宮而身死已久元無其地豈可以此致疑乎臣之仰達豈不知第此事不可卒急為之時分析之論漸起於投合之輩倚天退而憂歎倚天啓曰頃日大

臣以辛壬間徐命勲崔命柱微末蔭武不叅賀班不叅函疏氣節可尚別示嘉獎之意陳達自上特許陞六則最初不仕之類尤宜褒尚直長尹得莘俞丰基叅軍趙尚遂三人賊鏡疏後但卽不仕儉帟變出仍為廢舉志槩尤別請亦陞六 上曰三人志槩卽所謂見幾而作者也一體陞六可也

請放歸養

六月左相洪致中請李真淳真洙兄弟中罪輕者放之使歸養領事閔鎮遠曰今當懲討之日放之一字何可輕議上命給由兩司啓執之 時有疏下五賊分等正律之論

正言洪聖輔極言不可分二之 上曰五賊事今觀爾疏
尤為明白而魁鏡已正法疏下之賊心雖一貫付諸次律
其何所傷

竄李世璉疏

八月持平李世璉疏論四大臣建祠及尹志述崇節祠之
非又言任徵夏疏及閔鎮遠袖劄事上下備忘曰近予申
飭不過使務歸公平豈是與非混淆之理今世璉破朋黨
三字精神專在壞亂國是傾軋播紳巧且慳矣不可無嚴
懲極邊遠竄

領相疏論大臣避事往退

十月 上新免喪臨常叅大臣洪致中趙道彬入侍見殆
臣將申討逆之請無故往退領相鄭澔在鄉聞之上疏曰
常叅卽 殿下訪落之會而大臣避事往退臣竊痛之
聖上有獨智御世之志忽三公論道之職進人不取可畏
而取其可愛責臣不以弼違而只以備負世道人心日益
陷溺 上不悅以為喜事濫又上疏曰今廷臣上忘宗社
之讐下棄父兄之恐持祿保位彞倫斃絕而 殿下又以
喜事二字禁劫一世使不得開口從今已往遺君後親之
論肆行於朝廷之上矣上復下嚴批兩司無言都承旨金
有慶病告聞之詣闕請還狀 上詰之聲色俱厲有慶徐

曰今日大義惟討逆 殿下不允大臣奉身而退老病垂死猶斥廷臣之不力請置出於正倫綱明義理 殿下遽下嚴旨臣之力疾冀還亦出憂愛 上命還取

四忠祠

十一月播紳章甫議建祠鷺梁江上六臣祠傍以祀四大臣揭其像造臣以聞 上特賜宗廟餘材以構之仍賜御額曰四忠祠始議建祠相臣以謂宜建于四臣受命之地矣儒臣朴師聖謂一祠并享尤見愍忠之義 上從之

金祖澤削黜

丁未三年二月禮議金祖澤疏論討逆不嚴更申鄭浩前

疏之論 上嚴批削黜

擅許奔喪

四月時鳳輝死於配所其子弼垣亦在謫知禁黃龜河擅許奔喪兩司啓論曲循凶孽緩於懲討之罪 上依允領相鄭澔免以李宜顯為右相趙道彬三月免相

換局

七月一日三司請對傳啓未竟 上忽下嚴教削黜入侍諸臣仍命盡削前後廷請請對諸臣判樞閔鎮遠李觀魯相李宜顯吏判沈宅賢兵判朴師孟刑判尹憲柱禮判申思喆工判李秉常判尹黃龜河叅贊金興慶俞命弘大憲

李喬岳大諫俞拓基提學尹鳳朝兵叅洪鉉輔刑叅李箕
翊工叅趙觀彬前叅判鄭亨益都承旨柳復明左李聖肇
右金礪左副李瑜右副李重協同副金應福吏議申昉禮
議洪龍祚判書權愷校理趙明翼副尹涉趙明澤修拱柳
謙明洪鳳祚副李德孚李度遠猷納金龍慶吏佐黃梓申
魯兼教授閔應洙尹心衡執義李根前執義李倚天司諫
蔡應福掌令許錫李光運持平安相徽金遇喆鄭彥燮正
言鄭弘濟李秀衡前正言鄭匡濟李台徵宋宅相任徵夏
金瑋弼善朴奎文文學李廷樸臺臣尹混尹光天朴弼正
吏佐朴師聖前承旨金稗安重弼南世瑜徐宗燮趙命臣

朴致遠徐宗伋申處洙金壽錫前校理李亮臣御史金相
奭前持平趙正純知事李裕民金在魯金取魯李箕鎮平
監洪錫輔全監李顯祿海監魚有龍三涉權禡義州李聖
龍慶州李端章廣州洪聖輔密陽趙彥臣星州鄭宅河春
川成震齡三和慎無逸晉州李滋寧邊李挺周寧趙尹陽
耒永川韓德厚淮陽李彙晉北評事崔命相洪川韓啓震
禮叅金有慶戶叅金相玉戶議李秉泰刑議羅學川僕正
李膺圻監俞崇忠監趙正萬江監金鎮玉掌令沈璵翰林
尹得和開留趙榮福成監趙尚綱特削領樞鄭浩特罷吏叅
李絳訓將張鵬翼又削南九萬等三臣黜享啓發人水原

洪禹傳起門黜罪人李光佐趙恭億為領左相時在丞正
邦刑啓中授吳命恒趙文命東西銓除沈壽賢沈檀時遠
竄在島置啓中李真儉時在遠竄李台佐金始煥六卿以李
森為訓將時囚在鞠問啓中宋成明李濟李顯章權益寬
權益淳李明彥柳紆柳綬李廷濟李晉昱梁聖揆申致雲
柳重茂鄭壽期權益李廷膺金啓煥姜必慶金浩吳光運
趙尚慶柳萬重金弘錫趙顯命鄭錫五李廷傑沈珙趙最
壽李景說柳弼垣李鳳年鄭思孝朴恭恒黃甫章等並列
臺閣復恭耆錫恒鳳輝世良官還收一鏡疏下六賊次律
勘斬傳旨仍傳五賊啓

不仕秩翊衛李箕恒司禦韓元震洪可相衛平李世煥尹
馬李顯應全時哲漢判安相元繕副李命熙工正洪彥度
瞻簿全天澤導簿宋堯輔廟令全可行盈簿閔厚重牲奉
金德澤宰奉朴趾赫廟奉崔宗柱廟直全相紳漢簿鄭崑
河導奉徐宗泮禁都李微龜李思懌李壽賢衣別李英輔
參奉玄尚璧全鍊東洪允輔李秉恒李衡鎮白尚友宋必
譙問任洙洪樗直長閔興洙刑郎任敬實錄郎李壽海李
碩巨咸都閔緩畿都任鎮夏長城全彥熙黃州元命龜
海州閔益洙咸判任適南陽全致屋仁川元命益富平李
雨臣昌原禹洪龜順興全希魯靈光朴聖輅清道趙昇彬
全州李秉昇杆城全養謙安城徐宗集林川李溪寧越洪
重疇牧使申思迪利川李思一益山徐宗鎮郡守申思永
洪重福金隣慶李眩琮山李秉成全城宋必煥龜
仁洪晉猷盈德宋文相高陽鄭亨晉任實趙尚綱同福俞
紫基昌平俞廣基義城安允中善山尹鳳韶迺豐沈寶賢
扶餘蔡之洪平山京相維公州俞斗基恩律金聖運全堤
權養性洪川韓顯譽三嘉全凋文化李恭楹和順任迪承
平俞學基抱川趙榮祐檢閱鄭益河鄭亨復閔亨洙訖書
尹汲贊善金翰進善朴弼周御將李鳳祥中軍尹五商李

載恒鄭德徵申
命仁具鳳昌

右相洪致中混入罪黜中上下備忘遣史官偕來致中疏
請同被罪 上不許前承旨鄭東後亦并退為文斥蕩平
名曰諷諭仍開戶自靖者九年乙卯
卒李挺膺柳儼趙顯命等啓藝提尹鳳朝代草方萬規之
疏請遠竄州任徵夏加罪劾荐棘挺膺又請閔鎮遠袖劄
出付政院 上許之又請 肅廟已巳不削庚申討逆別
科今宜復癸卯科 上曰勲名旣削科名不可獨存旣有
先朝已例當依施而不可仍前名目以癸卯別試為名
若仍此敢提起勲名當斬以護逆律

魚有龜疏

四日魚有龜疏曰伏見備忘中有曰身在臍肺猶事黨習
一倍悚慄惶汗浹背臣曾於乙巳冬敢請賊輝按法輒蒙
開可以此為罪臣誠莫曉所以彼五賊罪犯何等惡逆而
三年爭執久靳一俞未抄勘斷只及其一三司力爭職責
當然而輕加疑怒處分太過扶義請討之大臣諸臣舉被
譴罰臣無異同強為區別姑此寬假有乖國體 上優批
不許

魚有龜再疏

八月五日魚有龜再疏曰昨日兩大臣合啓萬々危怖閔
鎮遠之袖劄至謂首惡鎮遠即 先朝戚屬死生禍福有

相關之理何可默然無一言使鎮遠獨陷危禍乙巳春鎮遠還朝訪臣於草土中相對涕泣臣曰聖壽不延仙馭遽陟窮天之痛有倍恒人而別有萬之痛恨者臨御五載聖候未復常節而奸凶乘時簸弄戕殺忠良累名歸於上躬翳夫至聖至仁之德未雪此誣死且不瞑鎮遠亦嗚咽曰今日臣子腐心痛刻只在於此其后筵白劄陳蓋取臣泣語也嗚呼先王不幸有天和之愆舉國臣民所共憂悶今反以不諱為不道而欲必諱之其意果出於敬先王乎蓋諱之則許多舉措都歸君上仁聖之德掩昧不章不諱之則無前恠毒專在群下欺脅之罪彰露難掩臣知

鱣 先王之德彰 先王之過者在此而不在彼也

魚有龜三疏

七日丙子國舅橫擔遮攔魚有龜又疏畧臣雖愚迷亦知戚畹處身之方而不幸所遭非常辛丑冬當逆鏡章六賊而逼聖躬也臣抗一言欲折凶逆之勢群鋒四集攻之以干涉壬寅夏當恠鬼亂國是辱斯文也臣封尺疏冀明聖考之旨三司齊發又斥以干涉干涉二字自是一邊人脅臣題目今又斷不是異事且以前日不言欲為持臣當其時姦凶堵立障蔽天聰攀籟無路莫救滔天之禍隻手難擎已矣無及含痛瀝血以明欺負之罪亦以為追報

先王云云

四疏言聖疾本末

二十三日趙尚慶姜樸迭疏斥之魚有龜極言聖疾本末曰臣子之於君父疾患本無必諱之理亦無必言之事寧變無窮義理多端一時之不忍言小昭盛德於萬世大與其諱之而致累於上曷若不諱之而彰罪於下臣反覆思度終未知諱之者為忠而不諱者為不忠也今之言者又以當日之不言輒為箝臣之櫛柄而臣於辛丑所懷論送鏡函悖之狀明大臣斷之本心出於為上躬而痛其讒誣罔極冀其保惜毋撓卒之百般欺誣逞其慘毒故臣於

壬寅疏以擅行威福迫脅得旨等語臚列送鏡罪惡又以偽勲二字明言指斥則其殺忠戕賢擅作勲錄之狀自在其中彼所謂無一言及此者實未可曉也仍念勲之一字則送鏡構捏臣誣讒臣者而亦繫先朝欺脅之一端今於樸疏忽地攬及何可不一暴於聖明之下噫送鏡當日所為即乙巳士禍元衡手段欲固為勲之勢強錄其時國戚中名相此先正臣李珥所以慨惜而卞明者也送鏡恣行腦臆斬伐柱石舊臣幾至危逼於不敢言之地而自知罪惡通天欲為碁間上下疑惑一世之詐構辱臣身一如元衡之為喉嚨三錫做給誣供捏合脅勒無所不至以

密贊等說誣及宮闈天日在上亦嘗照燭矣送鏡雖伏法
三錫尚不死嚴加究覈以正其受囑陷人之罪批答皆未考

竄實錄即廳五人

九月李光佐為實錄摠裁官郎廳南有常申晚並不仕

上命竄有常岩晚寧冬宥還備李思膺亦棄官歸

光佐見實錄直書南九萬崔錫昇尹趾完等黨逆背公之

罪以為史筆不公請刪改郎廳全若魯尹得微李聖海等疏論其

壞亂史法之罪凶徒群起而攻之竄全若魯巨得微南海

海柳儼曹命教啓李倚天黨護任徵夏誣辱先王竟

竄泗又啓鄭亨益疏論金姓宮人啓之罪浮於萬規請島

置 上命遠竄既定配所特放之

十月六日領相李光佐左相趙泰億吏判吳命恒戶判李

台佐禮判李璫兵判沈壽賢刑判徐命均大憲金始煥大

諫鄭壽期副學尹惠教承旨成德潤等八對請翻誣獄案

延削金昌集李頤命李健命官爵謚跡分等趙泰采只收

謚因毀四忠祠 上曰四劄三手自是兩件而乃以四劄

混入鞫獄末稍勘律至於孥籍豈不過中 先朝親臨春

塘臺時予嘗入侍聞合啓措語則每小退不入矣先佐曰

臣等之痛迫在於 先王元年釋務金昌集李健命之有

違節濫矣為人臣懷二心豈容覆載且李健命之恚怒錫

恒請推承旨廷請啓辭臣之所製力爭之語李健命皆刪去此兩件事有二心路人皆知李順命臣之至親不敢可否矣始煥曰聯劄之有罪無罪不在多言一邊廷請一邊劄請節目一邊請對反汗庭請果是則何為而劄請劄請果是則何為而請對反汗乍闔乍闢維意所欲可謂臣分耶無將耶 上曰予意則向時孛籍勿論毀撤建祠而金昌集李順命李健命三人皆追奪趙忝永不可無區別光佐曰何可獨保其職名台佐曰仍其職名去其贈謚 上教至當洪啓迪金雲澤尹愨只收贈職金民澤趙聖復李弘述李宇恒白時耆李尚蘓金時泰並籍產勿論沈楷孛

籍勿論柳就章梁益標兩人以知情不告論禹洪永李憲鄭獮重沈尚吉李喜之金盛節鄭字寬金昌度李正並仍極案金觀金克復李明佐洪舜澤徐德修二莫勿論李兎之孛籍勿論洪義人洪哲人全省行趙松柳厚章吳瑞宗錢仁佐金昌彥邢儀賓李德峻李尚建玄德明李崇祚宮人墨世白烈伊並置之官爵皆追削光佐又請五賊內移真儒羅明誼興弼夢茂長聖時光宗履務又請朴長潤出陸又請權益寬為成監鄭思孝為全監權詹為忠監李思晟為平兵李明彥為陳奏使 上皆從之洪致中免以沈壽賢為右相

合啓

丙司姜必慶趙尚慶全浩李春躋金始赫合啓鄭澔閔鎮
遠告廟布諭之請誣訐 先王請遠竄 上命鄭澔付處
閔鎮遠奪爵尋竄澔懜鎮遠原掌令崔璫啓李兗之子鳳
祥當孥亡命請依法酌處李益明以家長歲匿請島置
上命並遠配金時發兄弟六人以盛節緣坐復編配司直
金有慶時在瑞山縣道封章疏極論光佐改史之罪益寬
獎用之狀 上特命安置歛尋量移又卽放還

時連下備忘前後廷請請對諸臣并命罷職於是朝廷一
空復用逆退之群凶而猶教曰此非換局也乃蕩平也
真儒仍免死焉連下備忘諸臣之罪而以鄭澔閔鎮遠

為黨論之首洪致中言論素無稜角而辛丑以後取舍
稍分明然每以峻激為戒且其舉止雍容奏辭婉曲上
甚愛重之及為相於討逆之事未嘗出力強爭士論短
之或有論斥者鄭澔在鄉上疏亦嘗激斥之 上大怒
嚴責澔罷黜斥論者致中於庭請時輒稱病不參其後
一叅請對至是混被罷職之罰未久下追悔之教而使
之還收罷命於是致中還仍相職而序降右相致中還

歸鄉里固辭不就

丹巖日記

初丁未六月念間有一鄉曲武士為求仕上京寄寓東
部洞兩班家行廊

小北任姓人

每見諸人夜輒聚會於其主

家或十餘人或七八人一日厥武士由毀垣潛入於其
大廳後窺見之則十餘人明燈會坐於大廳其中李台
佐之子宗城袖出一諺紙諸人輪回見之皆曰果真消息
耶李曰吾之乳母有宮禁相通之蹊逕萬分可信矣即
今所慮者銀貨也曾聞南平任家有賣家銀貨其數幾
何家主答曰三百兩矣李曰必得五百金乃足以三百
兩亦可備目前之用可幸不出十餘日必有好消息矣
厥武以所見言于其親反矣洽滿一旬而事發云至冬
寬死四大臣并命追奪官爵李喜之李天紀鄭憐重等
更論以遂毀四大臣祠院黜尹志述於崇節祠
○丹岩 記事

追奪荐棘

戊申四年正月二十日追奪故右議政趙泰采官爵從光
佐之請荐棘尹鳳朝于旌義方萬規疏事臺啓加律

憐佐希亮舉兵反

三月十四日逆賊李憐佐朴弼顯泰仁縣監鄭希亮鄭蘊之孫本名遵儒
等舉兵初自丁未秋冬京外繹騷有掛書之變皆窮凶不
道之言掛書於全州者宋賀李世龍也掛書於南原者鄭倬也掛於城西者蓋觀順觀也蓋觀所作

正月初二日都下訛言忽起云賊兵大至彰義門外轉相
傳告士女奔遑閭里波蕩移時乃止又連夜呼南北山曰
速出避母及禍京城士民多挈家奔避陽城龍仁村閭皆

空人心鼎沸而舉朝恬然至是沈維賢及弼顯弼夢希亮

麟佐等約日舉兵弼顯起恭仁麟佐起陽城希亮起安陰申慶濟之孫天永起清州王寅出疏人權

起瑞鳳亦起陽城以李宥翼李河李森妻父為謀主以誣上不道之言傳

檄遠通將以二十日犯闕推戴宗室垣密領相光佐右相

恭億訓將李森摠使金重冕禁別南恭徵平兵李思晟內

外相應咸監權益寬忠監權詹全監鄭思孝為其聲援潛

相煽亂賊突入清州殺節度使李鳳祥營將南延年裨將

洪霖死之慶尚監司黃濬又為所毒終未出京師震駭光佐

請去邠上不許又請本兵長領輦下親兵以迎賊李宜

顯在罪罷中陳章沮之光佐又請命嶺人李衡祥趙德麟

領兵來援宜顯力爭而止光佐猶令領兵在本道相讖進

退尋出賊招被拿光佐欲寢之宜顯力拒之光佐又以李

汝迪即一鏡之心腹也張鵬翼素為凶徒所忌丁未罷退

田里知有賊變憂憤發病及是輿疾入朝上命直宿闕

中光佐欲出之南漢上不許思晟約以西閫判胡服長驅

使裨將安樞入京通謀鵬翼密跡而捕之恭徵使禁軍騎

駿疾馳約期於思晟纔出城馬忽蹇騎知事不諧遂還入

告思晟於是喪心就捕光佐等又請直斬恭徵以滅口賊

徒密以火藥遍埋闕中將以十三日放火其夜兩忽大注

不得發思晟恭徵亦伏誅內應之謀遂沮乃捕麟佐希亮

等誅之弼夢逃避竹島就捕處斬弼顯兵潰走尚州被捉
梟首宋寅明始請施一鏡大逆律 上依允拿鞠真儒宗
履聖時明誼遽命還配明誼杖斃維賢 端懿王后之弟
光佐從侄一鏡血黨自兒時出入禁中甲辰大喪以李公胤環翠亭
函言傳播於有翼師寬使弼顯世弘及一鏡子寧海府龍
凡時龍閔宗道李義徵子若孫請張函言誑惑人心始於
乙巳天海之獄終於丁未掛書之變及維賢被拿光佐白
上以維賢母病請釋之翌日亂作益寬在北藩與賊昌
悌聖欽溥灝之徒締謀 上命按撫使尹憲枉詞之知狀
列不軌狀十餘中軍朴昌悌補以點馬傳令聚軍各整軍
禁列伍駐札營未十餘石作糜布四五同

作袋許多布木匱乳清醬軍幕馬鑲黃師額備邑場戰笠
奪入等事慶興府使黃溥稱以避亂三島造巨艦傳亡命
鎮記之文益寬之親幕也 益寬知事敗直上啓以扼之先佐撲殺昌悌
及溥以滅口餘皆不問上下備忘記痛言亂賊之禍專由
黨比之習益勉蕩平之政鄭錫三趙文命等請收召丁未
後廢黜之人稍加引進時舊臣之見黜者聞變奔赴 上
命並叙用以慰安之亂定皆復退歸
自丁未七月換局之後人心騷屑訛言日騰至冬京城
城門及全州南原等邑連有掛書之變書中皆謂 主
上行弑逆之事縷々數罪凶悖不忍見全羅監司鄭思
孝馳啓上其書 上命燒其書以匿名書徑先上聞推

考思孝其後連有此變判府事洪致中在鄉上疏請求
捕掛書者 上始許之戊申三月十二日奉朝賀崔奎
瑞在龍仁地其隣人有來言諸賊方有聚軍結陣之事
奎瑞大驚罔夜馳驅十三日入京將欲請對陳達而領
相李光佐力挽止以為此非大段可慮之賊大臣何可
親自上變乎奎瑞不從十四日請對陳達 上亦不驚
動只命拿致諸賊諸賊多有已入賊陣不就捕者十五
日定期內則火攻京城外則先陷清州城而京城則先
已發覺故不得發只清州見陷

丹岩
記事

城入清州設景宗大王位牌朝夕哭拜軍皆縞素稱以

為 景廟舉義報讎移檄列邑使之領兵來赴而不知
京城事機之蹉跎檄書有曰昭顯世子三世孫密豐君
今已撥亂反正云云兵曹判書吳命恒自請討賊而出
征之時入於禁軍別將南恭徵結陣帳幕中從容談話
而去處逗遛不欲前進從事官等及諸幕校強督之
始乃徐々作行到安城安城郡守閔濟章臨急受命赴
任才一日賊已到安城地濟章急々收聚境內軍卒結
陣於邑中仍請元帥移陣稍迫其夜發數哨軍若為進
警之狀則賊衆盡為潰散時賊分兩一路分安城一路
分竹山府竹山府使崔必蕃已逃走故也諸將皆言即

當乘勢進擊竹山賊命恒難之日午始定前進之計行
十餘里又駐軍筮之俄又前發未及竹山十里許路遇
賊將之率一哨軍而來者賊兵先自逃潰時賊之大陣
在竹山將犒軍未及聞安城之敗報見官軍之來以為
將與渠合勢無迎戰之意官軍馳入為揮擊之狀賊兵
始大驚一時潰散走者自相踐踏官軍追擊多所斬馘
避亂人民之枉死者亦至數百人餘賊留在清州者亦
數千人清州軍卒之為賊所脅赴戰竹山者罔夜逃還
與清州士民合力盡斬留賊嶺南陝川安陰等地賊又
起兵慶尚監司黃璿急發諸邑兵討之賊聞竹山敗報

賊中將校爭斬渠帥未降賊悉平鞠廳諸賊之招以為

景廟升遐之後沈維賢

國舅沈浩子

謂

景廟不得考終

朴弼賢李有翼等相與傳播煽動南人之逆種矢志者
與之合勢少論亦多知顯輩之黨稱以義舉敢為起兵
之計而南泰徵為內應維賢為潭陽府使偷出潭陽府
火藥鐵丸等物輸送數十駄於泰徵家平安兵使李思
晟為謀主亦以起兵相應為約閔宗道之孫觀孝李瑞
雨之妾子順觀翼觀等乙巳春教誘李天海使之作擊駕
前去冬又為掛書城門云沈維賢不服而斃李有翼李
河慎光彥閔觀孝李順觀翼觀南恭徵李思晟等皆伏

法籍恭徵家則火藥鐵丸其數不億思晟送其腹心軍
官安樞於京中舉兵之狀還向西路行十里許所乘駿
騎忽然病蹇不得已還入京城待馬健將發渠又患霍
亂遲滯一兩日此際鞫獄遽起旋即被逮承欵伏法泰
徵亦將以十五日火攻京城事機已露且其夜風雨大
作不得行凶以此觀之其天眷佑吾君子慶祝之
賊之自稱大元帥李璘佐偽忠清兵使申天永賊將李
培朴宗允權瑞鳳張欽嶺南賊將李熊輔鄭希亮曹鼎
佐曹聖佐等或斬於陣上或生致於京城戮之朴弼顯
以恭仁縣監舉兵至全州蓋監司鄭思孝初與相約聞

鞫獄已起閉門不納泰仁軍兵先為潰散弼顯匹馬逃
走至尚州被捉於營將而斬之朴弼夢自謫中自稱蒙
放馳赴弼顯軍未至聞弼顯軍潰而逃走旋即被捉拿
致京城而斬之其餘閔昌道子孫元輔元諧百孝性孝
及故叅判趙壽益子孫趙觀奎趙德奎趙錦辛胤祚任
瑞鳳瑞席羅晚致羅崇祚曹世樞等死者百餘人所謂
京中內應必不止於泰徵一人而李森屢出於賊招
上輒容護不問反治援告必捧其誣援之招李明彥之
子夏宅被逮而上不加究覈徑放之如鄭思孝姜世
胤等之與賊相應情跡難掩而皆免於死李光佐王按

治凡係渠之儕流則必曲為分疏而求解之前後賊兵潰散之時徒黨皆逃竄處之潛伏者不知其數上於親鞫時聞賊凶悖之言輒流涕不已使賊增氣又一下備忘賊之族黨姻家使之安頓勿為疑懼嶺南人不拘解由而收叙此等事皆足以示弱於賊輩朝廷亦無為君父卞詎之舉賊黨初則忿然沮喪不敢自齒於人久後漸無忌憚揚有自得之色以此人心不能鎮定騷屑無已時京外士夫家避亂於山峽者首尾相接有識之士莫不深憂永歎焉母岩記事

六月十日以洪致中吳命恒為左右相沈壽賢趙泰億並

免

金在魯疏

二十九日吏曹叅判金在魯疏曰臣於乙巳春適忝玉署長有四大臣議謚之舉臣與諸僚相議曰謚法有危身奉上之忠真為四大臣準備者遂將十二箇忠字并擬於各其三望以至受點曾未數年天心猝變處分顛倒罪狀四大臣者實與忠字相反至於奪爵削謚而極矣噫四大臣之忠與不忠寃與不寃自有百世之公議而臣之首先褒揚於節惠之典者固難免護送欺聰之誅矣 答曰一篇精神眩亂國是不愜君父處分之意誠可異也

請宥鄭閔

七月宋寅明等請宥鄭澔閔鎮遠曰鎮遠之一片苦心今始覺悟此其先見之明宜有獎慰之道 上遂命鎮遠還光佐不敢復言

鎮遠遂居丹巖以為終焉之志而痛函送之本皆出於諱疾屢書時相請上啓東朝昭揭大誥痛陳疾患本末以杜後日之變而不果及被叙又上疏討先佐造亂之罪先佐自明曰不設廳蒼黃未遑之致不出藥名忙未照管而然鎮遠累疏予明言益痛切先是公謂魚有龜曰滾知當日之事者無如公今日之所可信又無如公

公獨不念一言以卞兩聖之誣耶有龜乃上疏歷言聖疾本末識者悲其苦心

十一月王世子薨逝

李亮臣疏光佐十二罪

已酉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上下備忘記求言時經逆亂而掛書之變未

已又有妖虹貫日金星晝見之變副修撰李亮臣上疏極論忠逆之分因

斥光佐之罪有曰渠輩以四臣為非今日所敢言故追罪之際有以跡則非逆心則逆之說抑勒之事不順理曰逆之說誘弄之至於聯劄代理自是一事代理為當然則聯劄為是代理不公則聯劄為非既曰無間於代理則聯劄

反為二心何也崎嶇其說強分為二者真有二心於殿
下者也伏聞筵中下教曰四大臣逆則非也殿下既知
其非逆則尚置死者之一律抑何故也無乃牽制於今日
柄用之大臣而然耶小人之害人國家何代無之而豈有
如今日之大臣者也噫辛丑代理謂之國必亡壬寅誣獄
鍛鍊乃已罪一一鏡之罪惡彰著而擢擬本兵之長罪二
丁未再相建罪四大臣逞其所欲為賊籍口罪三疏下五
賊幸逴伏法敢請出陸售其補兵之計罪四掛書變出不
即請捕恬視君誣馴致禍亂罪五泰徵御將費力首薦末
稍內應果是此賊思晟西閩徃復首擬胡服函圖又非它

人罪六啓一親密無異子弟情節巧惡殆同有翼直以上
教停刑出獄罪七送溥粧船益寬指揮撲殺滅口曲護血
黨罪八北路按撫上劄沮戲不為送寬人孰信之罪九送
夢出陸既致補兵盛獎真儒必欲援進留得送鏡種子罪

十明彥專對重貽國誣無容人力肆然伸救罪十一

時以國諱

誤書及解銀一欵陳奏卞誣回啓有鄙陋瑣屑益覺廢弛等慢語明彥不敢卞明急領賞銀而回云

壬寅誣獄揀臂擔當今日按治閉門越視何急於為送鏡
屠戮而緩於為殿下誅討也罪十二云：末論明彥益

寬之罪疏入上大怒召入詰問半夜仍諭曰爾父乃

先朝禮遇故予不深罪命竄慶源未幾放還亮臣文簡公

喜朝之子也

掛書獄

八月 上親鞫掛書賊李錫孝錫孝悉吐其黨與及謀議之狀語逼東朝 上直命正刑仍閉閣不接朝臣初 上臨筵每言丁未處分之過中及李亮臣䟽出光佐不安而去尹得和等又訟四臣寃光佐之徒進曰四凶事切不宜撓改 上嚴斥之曰四凶字只是鏡黨餘套豈可用之於今日至是閉閣廷臣求對十餘日不許

筵說

十八日 上始命招大臣卿宰左相李台佐右相李璡吏

判趙文命戶判徐命均刑判尹淳禮判金始煥禮叅李廷濟平監宋寅明都承旨趙顯命修撰柳儼假注書柳逸入侍 上以丁未過中之舉縷縷下教顯命曰 殿下於丁未以後羣下所欲為言之皆從事之皆從不能之於初今更悔之於後不其勞乎 上曰其時領府事先佐以為俱無異議今聞卿言始知不然矣入侍中或有同其議者耶 皆曰臣等則不聞矣 上曰建儲伐理豈可入於黨論 景廟備忘中兩可之意少論當之將如何驟劄一節領府疑其將心而 先朝已行之事乃以筵疑之豈不有捭逼乎忠於 景廟者為忠於吾忠於吾者為忠於 景廟以

請代理建儲而可謂之逆乎此則少論尚所不諱矣丹封
後發書上矣一鏡忘子喉出帝龍而為東宮云者是辱子
也子之不見朝報者緣子而致此見之則不好故耳其時
謂白望之喉者帝龍必欲祛予之意而不顧予以墨世為
喉公然打殺豈不慘刻白望之言不過痛帝龍之言而為
一鏡施法外之刑者是子領府趙判府恭億謂帝龍事絕
痛云者始陳於進善門親鞫一鏡時帝龍情節初豈不知
乎即當打殺是豈為東城君者耶老論亦不非矣殺戮至
此豈不欲相報以予仁弱故不得展其志只殺就商師尚
此外有誰死乎真儒則予雖容恕者而疏下之啓不可停

海恩吳踰恒乃請出陸領府亦不嚴守矣嚴於縣劄而死疏

下者豈非蔽於黨論乎李願命以獨對有所云之而先

朝以宣廟朝七臣事托之卿等知之乎掌中養字謂之

逆者尤寃矣曰當今扶國者誰則書示養字者願命老論中

燁之故謂之扶國以卿言之書示卿字而謂可扶國則亦可謂之不軌

乎尚儉則沈孟昌之弟子也先朝上尊號時尚儉祖父為承傳色言國又

有慶當復追上孝廟尊號云故聖考除去其長番又每以南方

氣盛為憂嶺南終出逆自辛壬後心常痛慕矣至於李健命為

吾請命成事而還一鏡殺斬於配所不亦無嚴子予於領府

有所慨然者於真儒明彥終是曲盡雖自知明彥不為逆而

彼不知者將以為何如耶李森所納白望環刀是乃取諸其家而納之者也不過數涉小刀而一鏡如得奇貨以此入於三手豈不惟乎一鏡伏法後猶不斷棄豈不可恨乎台佐曰建儲代理之請豈有謂之逆者乎 上曰一鏡教文以彼四人入之而今四人皆在廷奪則豈不藉其口乎領府以為必罪驟劄然後可明君臣之義云其時若非景廟至仁聖德安得有今日堦曰建儲代理實是光明正大之舉豈可以驟劄歸之於逆乎臣近日每言非可罪欲一洞陳而未及矣况今名出鞫招者猶務乞荒疑人心術置之罪籍甚非事宜命均曰老論不足於 景廟則疑之

太甚者每以為過矣 上曰其疑之之時豈非趙泰卷辛丑劄事乎予問安時見其末稍之言不覺驚心隨卽出去矣其後求對東宮也或云金昌集謄送云故予笑之矣命均曰建儲代理豈敢為逆此則脅持之語也驟劄苟有挾雜則為不盡分臣以為三人則心跡同趙泰未則稍有間焉似當叅酌今承 下教何敢自是已見文命曰聽政之不可不為 殿下當自知之當其時則驟劄非逆矣上曰俄者不忍說矣豈不量其際而為此言乎淳曰 君上卽位元年代理何等重大大臣當有直請何可使微官先言臣謂顯命曰既為請對何為驟劄既驟劄又何心請

收成命其心不純於 景廟又不純於 殿下不無私意
挾雜人安得不疑又安得無罪儼曰舉措不能安靜專一
臣亦不能無疑亦有可恕者既有如鏡夢者為敵在旁眈
視非有大胆大量安得不動至於兩可字左為曉然矣台
佐曰 殿下即位之年若善為之或可蕩平矣其時少論
大半自以為死矣 上曰少論誰死乎鏡黨予豈盡知疏
下六人而已矣寅明曰臣於四人為三層議論聯劄不敢
論昌集願命子與孫藉重為逆則不可無罪李健命趙泰
來無可追罪故恒為分等之論 上曰聯劄不可置諸逆
料以別罪罪李願命金昌集豈非事面別乎文命曰檢獄

時臣兄弟每與寅明相對言及時事或至流涕以為一分
可恃之勢云則寅明曰辭位一節為英雄手段無可深憂至諸
臣曰今己夜深若欲處分速為下教 上曰今番錫孝凶
言及於不敢言之地不為處分非驚痛調劑之意聯劄若
以逆論折碍逼於何處雖曰非矣到今追奪不亦甚乎金
昌集李願命其名及子若孫爛漫出於鞫招不可舉論仍
前追奪李健命趙泰來復其官爵建院賜謚勿論

趙明翼疏伸金李兩大臣

二十八日獻納趙明翼疏畧四臣同一若心血誠 殿下
既盡洞燭而若其壬寅被禍丁未追奪皆以聯劄代理作

為大案到今廷議既以為正大則其所伸雪宜無異同而猶有所區別者抑何意耶一種之論自知聯劄為違之言有所碍逼乃以子若孫之說別作題目勒成罪案以為分等之計以 殿下之聖明亦不免疑惑於此耶惟此兩臣髮白心丹之忠 先朝之宸章炳然憂國亡家之誠殿下之恩獎屢勤則論其平生決非不忠負國之人况其子若孫初無承款之事未有隨坐之律則豈可以不當論之律反坐其父與祖乎宗國之賴以維持倫常之得以不泯者實由於四臣忘身殉國之誠屈伸榮辱寧有彼此而當聯劄為逆之日指以為魁連聯劄歸正之時獨斬昭洗則九地

之冤魂想飲泣而一世之公議亦為之拂鬱矣

俞最基疏伸兩大臣

二十九日持平俞最基疏畧 殿下於聯劄既明其無可罪而尚仍兩臣於丹書者何也彼兩臣與子若孫之名初出於帝龍之口而終成於鏡夢之手其間虛實此為可知而追罪之極律延及九地不瞑之兩臣者未知刑政如何也四臣之冤誣未雪則義理不可以復明彛倫將至於晦塞人不得為人此所以從前言者洙血割肝冀幸聖主之一悟也 上曰不知今番君父之處分欲濟黨中為違之天紀輩削黜

九月初二日領相洪致中承旨入侍 上命觀十八日筵
說致中曰四臣聯劄為非罪今日伸雪豈有異同 上曰予
固知矣然今若並雪時象似抑鬱姑待稍和從當議之

光佐入待

時光佐逗遛江郊見十八日筵教突入金吾胥命特命入
侍光佐涕泣曰臣雖有一二所見 聖教懇惻處分既定
何敢猥進所懷 上曰鏡席與妖儉相通幻弄之狀卿豈
知之老論則因張世相揆知矣光佐曰一鏡教文中似有
包藏之心臣不能發之此則臣之罪也老論或有一二揆
知者自中亦多賢哲之人豈皆與知 上曰金龍澤李天

紀輩與鏡夢對頭故耳仍慰諭勉留

柳謙明疏討光佐

四日修撰柳謙明疏畧光佐討罪之章連續於公車未安
之教至發於筵席而恬不為意猶肆咆哮徘徊江上若有
所待今者處分後罪狀益著托以胥命倏然突入此何像
也都下人情莫不驚疑奔走相告曰光佐來矣或曰不來
矣又曰光佐果入矣或曰必不入矣前日遣宗伯宣手書
而不來者今豈無端入來乎前日席藁於州獄者今何為
胥命於金吾乎苟非病風喪性包藏禍心者決不若此也
俄見一大臣高倚平轎子晏然徐驅則果光佐也街童指

點市人唾罵至有嗟唏歎息者及其入對也假作惠卿之涕淚要取 君父之哀憐在朝也閃弄林甫之凶譎以售一世之箱制上以愚弄下以脅持不可以廣耻論不可以彈劾制也可不懼哉 上命招入曰向日泰者之滑入北門也有與尚儉相應而謂之突入今領府之入來謂之與君上相應乎對曰罪名如彼而無端入來豈非突入乎 上迫問疏旨曰領府官爵自如豈為不可書姓之惡達乎對曰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桓文老論之家雖兒童無呼以李光佐或補光佐或補光賊臣亦在家常呼以光佐則告 君之辭何敢不以平日所呼者告之乎此所謂舌

瑞鈇越也 上命罷職

疏下賊島棘

二十九日掌令金聲發啓疏下賊請島棘 上曰不可仍

置陸地並絕島定配真儒智島聖時古島宗厦孫島 上特罷判

金吾徐命均改定配所於濟州三邑時宗厦子命年參監試覆試 上曰三賊今方加律善地配所至罷判義禁其子安敢赴科極可駭也命年拔榜猷納朴弼正請三賊正刑又請益寬依律處斬 上以猶舊習適差掌令李慶錫啓金洪錫遠竄李鳳祥停啓并依允弘錫泗川柳儼請放尹鳳朝特命出陸李鳳祥減死安置

十一月十九日正言鄭益河啓前島配罪人尹志竟至全
釋晏然自在踪跡陰秘決不可置請還發配所依允大安
置

李觀命疏乞致仕

庚戌六年正月九日判府事李觀命乞致仕疏曰 殿下
銳意太平黜運神機陋少康之制度新一代之規模湯網
四開薰猶同器化期革面治望後志朝家氣像日就又安
向臣所執之義為今日忌諱當杜口結舌羞死空山而已
區區私義有不可不言分形連氣情篤天倫屈伸榮辱不
忍同異臣弟官爵雖復衷情未暴尚抱夜臺之寃臣若自

比無故之人揚之復廁朝班則人理滅矣 上嚴批不許
觀命再疏陳請 上命不可以大臣置之罷職

巫盡獄

三月二十二日獻納趙明翼啓積久醜釀竟至補兵犯關
改措三賊函正邦刑大諫趙錫命正言沈星鎮以不問情
節徑請正刑非審慎之道引嫌因發鞫問啓 上曰先避
後啓未免苟且并適差因教曰不允非曰三賊之無罪若
是相持王綱漸解時象相阻為先設鞫嚴問

先是王世子薨逝

戊申十一月鄭思孝及子道隆李祇羅弘彥等與賊宗垓

圻結宦妾巫盞行凶至是發覺伏誅真儒等三賊并拿鞫
猶補其疏謂之討賊皆杖斃光佐又出賊招指謂巨魁百官庭請正
刑上不允檀森亦屢出賊招而不問弘彥文書有一丹
子盛補一鏡天海帟龍為蓋世之功貫日忠節凜之光佐
等時輩無不入其中皆窮凶不道語上亦不問 弘彥戊
申賊崇坤之至親思孝之友婚母子所錄犯上不道言尤
凶悖埃圻卽楨耨之從孫閔就道之外孫兄弟俱出銀貨
道隆等放火埋凶之謀無不主張刑訊取服叅酌處絞弘
彥問目汝子啓泰拿來時搜得文書有汝所錄母子其中
有不忍聞不忍道之言末梢有侵犯景廟不道之言雖不忠

提說於問目所聞年月及傳說一、直招弘彥供所錄中
毛髮凜然云者聞於羅斗冬節義凜云者聞於流傳遂鏡
賊帟不稱臣而稱進賜聞於崇訓之兩弟斗秋兄弟亦傳此
言金南復言天海事金履輅亦嘗傳言矣判付依弼夢例
舉行時檀死命別致賻正言鄭光殷疏檀緊出遂招隱卒
之典拂輿情而違王法 上不從 金重器戊申竄極邊
又出是獄就囚而 上不命刑訊三司請鞫亦不允弘彥
之黨又有宦者崔必雄亡命未幾潛入闕中竊方房火藥
為守直內官所捕納伏法

閔鎮遠李光佐八侍

四月二十五日 上既叙閔鎮遠屢下悔悟之教又責之以執滯敦召不已鎮遠以 君誣未卞忠逆混淆不可冒出責蕩平微寵祿之意陳疏不出至是聞賊入闕中親鞫方張遂奔問 上命與光佐同入侍左手握光佐手右手握鎮遠手曰所恃者兩卿今日協然解釋同做國事得其諾然後可放手鎮遠曰臣於戊申後益疑其心事前後遂變推原其本皆由於光佐心知如此何可共立於朝光佐曰臣之論斥閔鎮遠誠出不得已雖持論平緩如宋寅明主遠竄之論豈獨臣也然薄竄旋叙臣無一言矣 上曰宋寅明則戊申後以為一戾苦心今始覺悟而卿則無此言

終不知其心事矣鎮遠曰臣之有疑光佐初非為私只欲得其一言或冀有補於義理而乃反號呶力戰假使其始出於無心到今關係有重則宜不惜一言以解羣聽而終不言昨非今是其心可知有死而已決不敢奉命 上勸諭半日知其不可屈勉留而罷

六月二十九日 宣懿王后魚氏昇遐 上居半間廬廳去草茆不蔽烈陽躬臨六時大臣請對陳勉 上曰若非景廟與大妃予何得有今日予於大妃非尋常嫂叔之比當盡所為之事

任徵夏度死

七月二十五日任徵夏庾死逮繫屢年受刑二十八次終不遲晚戊申亂後人以為有先見之明今可以見宥矣徵夏笑曰此吾所以不免於死也判府李宜顯奔問入朝訟徵夏冤被嚴旨而退戊申賊供有觀上之治徵夏以知向景廟誠否之語 上深惡之徵夏竟死

八月李台免趙文命為相李穰陞左

金致堉疏 論凶逆本末

九月三日大諫金致堉疏曰嗚呼 殿下受誣於凶賊今幾賢翼構夢弘彥等窮凶極惡之誣為四為五矣為 殿下臣子者正當腐心痛骨誓不戴天而乃反視之若薄物

細故了不動心豈 聖上痛禁黨論故彼以卞 聖誣為黨論而然哉嗚呼辛丑 景廟欲使 殿下參決機務者豈不以 聖候違豫有妨揔裁而然耶分多分痛使左右使世弟之教丁寧懇惻可泣鬼神陰邪之徒恐其不利於己遂為諱疾之謀陰售不逞之計一邊屠殺一邊箝脅人惴慄不敢以 聖疾二字發口及至甲辰大漸之時侍藥設屨終不舉行於是凶逆之徒倡為罔測之言妖書之掛凶徽之傳而禍亂遂滔天矣厲階之生伊誰所致國人聲討安得免乎誠宜窮鞫痛治鋤盡根株大振紀綱大明逆順而奈之何姑息容貸去草而不鋤其本根除末而反遺本

耶乙巳之初窮治凶黨夫正王誅則自無戊申之變矣戊申之後痛訊逆徒廓掃妖祲則自無今日之患矣徵夢漏網於鏡席之誅而釀補兵犯闕之亂唐孝倖逭於徵夢之戮而致挾乚埋盡之變終至禍酷春宮鶴駕賓天言之至此聲淚俱迸數三舊臣不勝憂憤拚其禍福畧效誅討則輒以黨習摧折竄逐噫此舊臣只以為國忘身之故太半見戕於辛丑凶黨其餘存又幾被戊申逆賊所盡殲而一腔赤心終不為君父之所諒豈不冤哉且夫趙聖復之斃柎楊何也非以請殿下叅聞庶務之故乎李廷燭之竄極邊何也非以首請建儲之由乎李健命之老懼慘刑

何也非以克準毋封之請乎方此之時頭勢景像果何如也推賊鏡為魁主尊賊席於盟壇泯然一色無復忌憚及至殿下將誅賊鏡或覆或救至戊申而始指為逆疏下諸賊丁未得志之初變逆為忠亟請出陸夢賊之稱兵又乃變忠為逆而擬律之啓必減一等蓋此輩始則滔然相合中則稍存形跡今則顯示自貳而猶且陽擠陰助外斥內惜至其逆節昭著欲諱無路不得已沒奈何然後強為以鎌蔽目之計而忘君父護私黨之責一不及於此輩何也蓋有代理則有聯劄無代理則無聯劄是豈分而二之耶辛壬之際此輩以聯劄代理並駟之於逆曰驚惑曰陰

移至以篡奪目之何嘗作兩件事乎今乃巧飾強分捨代理而罪聯劄殊不知罪聯劄者乃所以讎代理也 殿下既知其然矣臨帳殿而下教閉閣門而自責末梢歸宿僅止於伸復兩大臣或者聖意以為盡伸則必有一邊人之難安不伸則必有一邊人之為冤叅酌分半或伸或仍率合彼此俱用之計耶苟其人冤其事是何為此計較班駁之舉也 上命還給

金有慶疏 論改史

刑叅金有慶疏畧臣有兩件罪犯乙巳初冒當金吾之任得覽壬寅獄案最初上變元無着落及至設鞫專事虐殺

自有刑獄以來所未有甚至訊囚之際重杖敲脇骨皆折則其所取服多出迫脅可以推知且李宇恒張世相之結案皆出死後則操縱隨意舉一可知積歲之折柄短刀不滿一笑盛節所引張姓譯官吳姓馬頭金姓宮人終歸虛無則首尾鍛鍊畢露無餘尤萬之痛心者天紀龍澤雖有作違之事何預四臣四臣雖有不道之心何關 殿下而所謂教文囹圄為說窮凶極惡之意都在於誣逼不敢言之地則獄事真偽不卜可知故臣等相議請伸即蒙允可削勲罷科次第請得逮至丁未獄案復反臣等自有當坐之律且於史事大臣既以不公改其史則修史者之晏

然無事寧有是事哉 上擾批答之

再疏 志離喪義

十一月 上以天灾下旨求言金有慶再疏極言之末曰
為今之臣子北面於 殿下而豈忍與 殿下逆臣比肩
接武上下周旋於朝廷之間哉禮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
殿下雖有嚴命臣豈敢冒昧奉承以自陷於忘讐喪義
之罪哉臣本執滯若君讐未討 聖誣未復則臣雖飯蔬
沒齒不敢為冒進計云々 上命焚之

翌日 上臨造謂造臣曰有慶疏忘離喪義之語欲逐半
國之人此朝廷之災也領相洪致中曰近來諸臣於此事
有深淺緩急之異以此為難進之端者非獨有慶一人有
慶言議稍峻故其疏如此不可用則不可用也章疏付火
非盛世事 上曰自有峻論豈有如此疏造臣皆言其過
舉上曰卿等皆曰過舉予受以為過

李縉疏討森

十二月左尹李縉疏畧今之判尹赫萬手所指此其勢不
容并立舉國孰不知之是特 殿下付之先天時議又粧
成一箇汨董世界以至此耳然君臣父子之大倫大義根
於天理結於人心亘萬古而不滅者也臣禍家子弟處義
尤別一日非所處而處焉則無論仕與不仕其傷倫悖義

莫是為大豈敢安於心乎 答曰卿勿過辭李森方赴備坐
見此疏失色曰吾其矣

合啓 鳳輝廷奪

辛亥七年四月丙司鄭弘濟李光運合啓鳳輝之罪天壤
之所不容凶疏一倡亂賊啓心前茅於鏡夢而鏡夢射天
嚆矢於賢益而賢益補兵彥冊數句語斷案判矣請廷奪
命適差 因教以嘗試君父欲襲舊套並削黜合啓還給
丙司朴師昌洪尚寅遂停啓 上曰舉直指枉能使枉者
直丙司含糊而退前日合啓固非矣今日規避亦非矣並
罷職合啓還給之命勿施 司諫李根李鳳祥停啓五月

掌令李徵休新啓李鳳祥依律處斷事勿煩

疏決

五月丙早命疏決尹鳳朝放李倚天量移司諫李顯模爭
執不可 上命適差

趙觀彬島配

十月大司憲趙觀彬疏論兩大臣子若孫強為區別之非
及汨董之論士類先亡之害 上命還出給
再疏討光森之逆及蕩平之害有曰陰陽定分固非人力
所可變而別有非陰非陽之物列而三進不得為君子退
不得為索性小人此所以近來蕩黨之誦為新般色目者

也因痛斥趙文命宋寅明數敗倫常亂亡宗社之罪 疏
八 上命八侍嚴詰之 上曰疏語無非不道而其中非
陰非陽等語是何語顯有醜辱之意蕩平予實主之乃以
此語肆然加之安敢乃爾對曰蕩平趙文命宋寅明主之
殿下陷其術中 上曰不然予自甲辰卽祚有蕩平之
意對曰乙巳士類彙征凶黨斥退此蕩平乎 上曰蕩平
亡國者何意也對曰害君父之賊輒皆容護士類以爵祿
啗之請討之論不復見名義掃地豈有國不亡之理若與
文命訟下必十言十屈 上曰卿疏有告變語何不以封
書上之對曰光森為逆魁銜路皆知若以封書上之豈不

為可笑乎上曰不以封書必恐囊頭就鞫對曰 殿下若
以臣言出於忠則舉此獎直可也若不概 聖心則卽設
親鞫訊以大杖孰可禁乎光森不可不一體鞫問 上曰
告者例先鞫對曰臣知今日必死矣有勢宰相之查頓不
敢侵犯况文命 殿下之寵幸查頓而臣敢駁論安免大
罪 上曰以予右護查頓乎對曰後世公議必曰戚里之
故罪諍臣此不遠右護乎 上戚然曰全盛後方可謂查
頓何忍為此言乎對曰伏聞 殿下每多悽愴之教今親
承此教臣亦無以為心矣 上曰以卿地處不念國事乃
為敲撼之計欲空朝廷耶對曰臣知文命誤國故敢言之

豈代文命為相代寅明為吏判乎 殿下勿慮朝廷之空
不過再遣史官文命即出寅明亦豈不出乎 上曰卿前
疏非矣卿異於他人故置之矣今再疏攻右相及宋寅明
趙顯命不遺餘力此沮戲蕩平之由也對曰恐國家之亡
安得不攻此三人乎 上曰寅明公心為國者卿何加之
無據之說乎高聲對曰 殿下何為庸碌一寅明而薄待
臣至此乎雖左右者臣何遽不若彼寅明乎 上曰卿在
肅廟時疏論金昌集曰將焉用彼相其時已知卿為人
不順矣對曰非金昌集乃徐宗泰也 上曰卿有淹留江
上之語獨以李領府遲回江上為罪乎對曰以臣謂之凡

庸則可也無一罪狀光佐則賊魁也臣則以世臣憂心於
宗國淹留江上可謂為國也彼光佐遲回江上豈不可慮
上曰卿以私讐售之於朝廷極非矣對曰不敢聞不敢聞
臣雖無狀豈為此習臣之為國至誠蒼天在上矣曾於必
雄之變欲請對至借帽帶恐 殿下不忍見而至誠為國
於此可見 上曰若他人則必嚴問而卿職是都憲予何
至為過中之舉素知卿閱歷禍故所傷已多且知卿性不
緩若投之絕塞絕島必不生還而若不罪卿蕩平必不成
矣予不得已也卿其往矣對曰絕塞絕海臣固不辭然與
臣薄竄而必為蕩平無寧殺臣而勿為蕩平蕩平必亡國

上曰蕩平非亡國卿必亡國也仍命承旨書傳旨觀彬尚前伏不退至不道字起伏曰臣是罪人何敢為言而不道二字臣豈不寃臣今必死矣上曰初何不畏死今乃畏死耶對曰當初封章時以死為限矣既定寬典臣今得免矣今日蒲廷凶賊皆欲殺臣若以不道字出諸口則逢合上意構得誣案殿下豈忍殺臣不道二字切勿為之切勿為之上不答又書至不治治之等語起伏曰古人以此文字用於夷狄今加之於臣乎勿為之勿為之上微笑曰是自取也觀彬將退又起伏曰初以必死殿陛之間海竄是亦天恩因以手叩席曰臣願殿下念三百年

宗社之位亟誅光森勿陷於文命寅明之術中文命寅明在故光森必不死臣往之後若有變故必急招臣之為殿下放死上不答因曰絕島定配者安敢出此言觀彬遂退命大靜定配明年春

洪致中啓

金盛益子緣坐勿論事

壬子八年三月領相洪致中啓曰罪人金盛節即故侍直盛益之庶弟也盛益常知盛節凶悖終貽禍其家平日語其子曰盛節或為實同知延榮父母爾等決不宜受其後諸子遵其遺戒不受其祖父延榮木主不為改題及盛節伏法盛益六子緣坐謫配遭母喪而不得奔赴國朝用法

至寬亂送至親先知其惡而相絕則特加原貸徐必遠以
羊甲之嫡侄初坐後宥登第為名臣尹仁發從亂于逆變
其叔毅立將緣坐玉城府院君張晚疏陳棄絕之狀位遇
如故前已決絕表著可驗故施此特恩盛益諸子相絕之
證如是明白孝理之下似當軫念上曰渠輩既辭其榮
反受其罰殊非王者賞罰之道放送可也禁府安置罪
人金時發時述時吉時逸時訥時哲並放
五月二十二日持平尹得和啓李鳳祥亡命當以本事之
寬否論今必欲置法視作奇貨設一機關隨停隨發舉措
可羞答曰退待勿論

下手書

癸丑九年正月 上候不寧下嚴旨曰近因酬應之煩受
困於時象議藥二字更勿以聞判府事閔鎮遠惶恐入城
待罪金吾 上命與光佐八侍屏左右縷下教令注書
停筆不記因命俱居城中鎮遠曰若蒙休致當如 聖教
矣 上許之光佐亦請休致 上并許之下手書曰諸黨
俱有亂遂大悟前非惟才引進使我三百年宗社永固是
不易之大義

又下手書于政院命頒之其書言金昌集本非為三宗血
脉多不忍聞都承旨趙明翼求對請改上甚怒舉所佩囊

示之曰金某書在是果為三宗地耶明翼起對曰願冒死一言上屏宮中明翼曰當其時或有攘人功而歸已妄稱金某書安知非詐耶審如是定策為何名聖躬為何如臣言非為某也上色稍平明翼曰朱子以趙汝愚為未盡而只取大體略其小節今欲訐揚微事掩蔽大忠乎上乃掩抑悲歎曰卿言是矣遂命改書傳教曰予意於二臣又欲分異今為卿當並伸之明翼曰幸甚但復官重事也明日悉召諸臣明白處之既罷對又不果行

閔鎮遠袖劄

三月一日奉朝賀閔鎮遠進袖劄畧曰聖意蓋曰諸黨

皆有亂逆何可以我之逆而議人之逆乎惟當兩忘色目共濟國事可也然臣愚竊有所惑人臣之惡莫大於亂逆今此泛教惟事掩諱只責以頓忘色目恐未及淚燭諸臣之心事也至於老論之為逆十九夜聖教似指徐德修

藉重大臣以臣擇君之說有所恐動也

德修歷指效力於建儲之人曰若無

內應之事則願相亦有擇君之意云耳

其說固甚悖亂而蓋欲

殿下黽勉

俯循以冀建儲之速成究其本情亦與鏡帝革懸殊况彼其藉重之人亦歸之亂逆豈不冤哉又况手書之教至曰本非為三宗血脉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其末實由於庚子國恤之日遠近瞻聞莫不以此指建儲諸臣其惶

惑錯愕當復如何因痛陳君誣未雪亂賊未討今日諸臣
難進之義縷々數千言 荅曰十九日許休予意有在難
化者氣質而年老則尤難化知卿病痛終未易改為之慨
然

閔亨洙荐棘

七月時 上於筵中慰諭光佐曰諱疾之斥非誣卿也即
誣我也光佐益增氣以諱疾為義理於是副修撰閔亨洙
上疏痛斥光佐諱疾之罪 上命甲山荐棘因荅閔鎮遠教
子上疏鎮遠連疏引罪教理尹得和吳瑗爭之特命補外
王世子誕生

乙卯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王世子誕生判中樞李宜顯
右議政金興慶請因大慶復金昌集李頤命官 上不許

聯疏申請復官

二月知中樞申思詰沈宅賢金取魯朴師益趙尚綱鄭亨
益尹陽來趙正萬洪鉉輔申昉李廷燬金相玉徐宗伋閔應
洙洪重疇金鎮王安重弼鄭東後朴聖輅魚有龍洪龍祚
慎無逸金應復李聖龍鄭彥燮朴師正朴弼正金希魯李
滄尹心衡趙明澤李度遠李亮臣朴禹均尹汲閔亨洙韓
顯謩柳謙明俞最基申思永洪鳳祚李德載蔡膺福趙泰
彥李光運趙明履金相紳鄭弘濟尹得徵洪啓裕韓翼謩

洪昌漢閔瑗等聯疏請申金昌集李頤命復官 上曰予
有下教相率八侍

十日判樞李宜顯徐命均左相金興慶知樞申思詰判敦
沈宅賢工判尹淳禮判金取魯吏判宋寅明錦原君朴師
益兵判趙尚綱戶判李廷濟工叅趙顯命靈城君朴文秀
史議李宗城承旨李重協假注書許迨金尚迪兼春秋任
述金勉和引見諸臣未及申列前意而上遽下不敢聞之
教諸臣惶懼齊聲請寢而退命焚史草不出逆說

李載厚疏

十四日持平李載厚疏畧伏聞半夜前席 聖教諄々入

侍諸臣咸曰覺悟嚴君網破朋黨政在此時若使忘身殉
國伸理冤枉等語復發於章奏則 殿下惻怛之教安在
而諸臣覺悟之語豈不面謾之歸下臣此疏明示飭勵云
云 上命適差旋因臺啓復命罷職

復李健命趙泰采謚

丙辰十二年四月左相金在魯請左相李健命右相趙泰
采復謚 上許之正言李光躋首詆之特命罷職

尹淳疏斥復謚

大提學尹淳疏畧已酉八月處分時臣歷陳一夜之間三
變舉措其心既不純於庭請亦不純於聯劄 聖教至以

臣言為可今日所復之謚卽乙巳所謂四忠之忠不純於君上者果可以為忠乎巫叔成命尊國綱而嚴後戒云々

全在魯疏下

左相全在魯疏畧重臣言議何至於此今欲追提當日之事則不但臣心之傷惘實恐戚我 聖上而重臣既不憚於歷陳臣安得終嘿乎嗚呼辛丑代理之教再降於一日之內維時 殿下新陞儲位危言煽起當國大臣一搖足一轉喉輒以機阱相待雖忠如周公智如孔明亦知難免所謂三變者非變也一也卽位初年遽欲釋務則咸造爭請臣分之當然也後來上教至以 殿下與左右較對則

此其不得不止也劄未下批遽有引接則一瞻 天顏尚幸反汗者亦臣道之少不容己也或爭或否一出於苦心血誠要以全安宗國而已層節雖多不害其為純於國者非忠而何唯彼徒敢以代理聯劄目之曰逞群驅凶禍如報私讐言宗國幾乎不振逮 聖上臨御亦只以聯劄為罪及經戊申逞變 聖鑑謂聯劄不可罪特復兩大臣官則又別竊義理曰三變也曰不純也大臣之死非忠則逞非逞則忠既以為非逞而聽其復官又以謂非忠而沮其復謚欲置之非忠非逞之科寧有是理云云

沈鏞疏斥復謚

校理沈錕疏畧 殿下許復兩人謚者出於何名也其以
為彼兩人者真箇抱枉欲以忠字之謚加之乎抑彼雖有
罪前既賜死今又復爵則顧何惜於賜謚而然乎抑或都
不問有罪無罪姑循大臣之請慰黨人之望苟冀目前之
綳縫乎 殿下初既有不可謂之忠之教不可請建院賜
謚之命至載史冊嚴若金石則 殿下未嘗以兩臣為忠
也忽然變改便作弁髦忠與不忠有何關係而若是輕變
乎至於大臣之劄曰三變非變也一也此何說也一夜之
間陰陽翕倏反覆閃幻判若霄壤烏見其一哉云云
傳曰己酉下教後聯劄之事判為二事其所復謚不過循

例事况李光躋處分之下何敢若此語斥大臣右袒過激
者事體分義俱極寒心原疏給之適差

左相再疏

左議政金在魯再疏曰沈錕之疏不勝駭怖大臣之庭籲
劄陳或爭或承事理較然無可為罪則乃以登對請寢為
一案未知所惡在於奉承乎在於請寢乎且以彼大臣謂
有貳心是謂其貳於何地大臣事體何等重大今不曰兩
大臣而曰兩臣又不曰兩臣而曰兩人是不足以大臣待
之而 殿下復官之令不行於在廷之臣也安有如許道
理 殿下幾年忍痛以至閉閣自責僅得感回廷臣粗定

時象而反貌從心違不肯帖息隨處發露向日費了苦心
艱辛做得者盡歸虛地此莫非辭令之間憚於分曉終欠
磊落底氣像臣竊為之慨然

尹汲啓討錮

司諫尹汲啓辛丑事尚忍言哉凶逆之輩陰懷異志危逼
聖躬其時大臣值此至艱之會隨時處變各得其當其
苦心血誠可質神明而自戊申後聯劄義理尤為光明正
大前後聖教昭若日星孰敢異議而沈錮肆然投疏直驅
聯劄於二心之科鏡夢雖誅心法猶傳世道之憂不可勝
言請極邊遠竄 荅沈錮事雖可駭所請過矣削職 掌

令李台徵復請尹淳沈錮重勦

朴弼載疏救錮

持平朴弼載疏畧沈錮一疏不過推演尹淳三變之說而亦
非創自尹淳乃右揆宋寅冢宰趙顯命顯在丁未秋痛陳筵席者也夫莫
諱其三變之跡則不可謂一節之純者國論之所同然即據其書而
誅其心於聯劄之外而已尹淳沈錮何嘗一字半句以聯劄為言者耶
今諫啓忽以錮疏專荅聯劄勒歸鏡夢餘論謂得心法何所據而發耶
錮疏所謂二心云者明其不純一於聯劄則止為三變之
註釋何其搆捏至此云云

同日入侍時 上曰尹汲啓中言鏡夢事可矣以辛丑事

為虛頭事乃乙巳人手段沈錕非矣稱兩臣猶不欲至稱
西人無論兩大臣雖認為真箇逆賊爭於復官時則可矣
既復官後不當如是此由於無國法也左相曰李光躋只
論大體故臣亦泛應尹淳提起往事而深論故臣亦不得
不提往事而對卞沈錕疏不必為之言臣亦不取而諫啓措
右相宋寅明曰沈錕疏不必為之言臣亦不取而諫啓措
語便是死罪隱然殺心已動矣 上曰務勝故如是矣因
長吁曰卿雖慮時象之乖激而予則有深慮釀成戊申之
變者誰歟予竊聞焉不但沈錕也重臣亦非矣承旨金維
曰臺啓中鏡夢雖誅心法猶傳者豈非死罪乎此後必有

層生之論矣 上曰承旨非矣予以為皇兄及予皆為時
象所賣又以為戊申事專出於時象云者皆有深意苟有
北面之心必不更提若終層生則尹汲之言亦不冤矣慘
撰趙明謙曰一邊之人極非矣辛丑之所以聲罪聯劄者
直以逆歸之及至戊申逆變已酉處分復以聯劄為逆不
成說話艱辛覓得三變之說以為熒惑之計今 殿下問
以若無請對收還之事則爾等果以聯劄為忠乎云爾則彼
輩將何辭仰答乎一人所言內外各異是責人以二心而
自不免於二心也答曰私談與奏對無異云則是欺天也
欺天與二心必居一焉 上曰承旨儒臣不免時象咫尺

前席互相扶助抑遂推考

洪重一䟽首事起鬧之相臣猶恐或傷甘心樂禍之臺啓嘗有薄罰扶抑之偏係也有官秩者固可補大臣名在丹書之人混舉以諸大臣獨於錐以補兩人聲罪果可成詭乎 上命適差

大諫李壽沆䟽救重一卞鏡夢心法等詆徐命珩䟽卞弼載與錐

李鼎輔䟽請並加斥罰曰三變之詭外若避得逼之跡內則實傳護之論至於隨人疾入僕僕引罪云者尤不成詭隨人而入者可以為罪則無端先入使人隨之者當勘以

何律

金時粲安置

時有鞠事三司合辭討耆輝光佐等罪 上下嚴教判府宋寅明曰三司此論皆名清議者逼迫而為之隨其緩急有自中之賞罰此輩畏之甚於朝廷校理金時粲抗聲曰大臣非矣朝廷大論當言其是非而已烏敢以臆揣之言疑 上聽乎語未竟 上震怒遽命里山島安置加棘未幾宥還

請復兩臣大臣

丁巳十三年七月左相金在魯右相宋寅明等請復金昌

集李頤命官 上不許

金聖鐸疏訟李玄逸

修撰金聖鐸疏畧訟其師李玄逸與昏朝賊臣仁弘比並戴盆之寃四十餘年臣知 殿下於己巳事付之先天而辱及師門不避猥越 上設鞫嚴問

趙命顯疏金聖鐸

工曹叅判趙顯命疏曰玄逸根本也聖鐸枝葉也朝廷初不以逆律勘玄逸而以護逆責聖鐸近於罔民先天之說亦豈有隱情 上嚴批還給

堂疏斥趙顯命

校理韓翼暮首疏斥之副校理洪昌漢李命坤緹疏曰顯命前救德隣又護聖鐸曲庇凶黨得罪名義請命謹黜

鄭履儉疏救趙顯命

修撰鄭履儉疏曰天下之惡逆一也天下之護逆一也今日廷臣何其幸糾名在丹書之籍而敢誦大臣力請伸雪身救逆臣之類則連擬清塗公私常用然則護逆之律有輕重低仰之殊邪在所好則負犯雖重一意護惜在所惡則如顯命之平生心事而直驅之罔測若是而尚敢曰重名義而嚴懲討乎

尹汲疏斥鄭履儉 雙言代理

承旨尹汲徑出疏曰履儉右袒得罪名義之人語意縱恣
而名在丹書力請伸雪等語忽地攙入夫兩大臣伸寃之
請出於明大義定國是之意則顧何關於今日懲討之論
而強引為說殊不知罪兩臣者適足為離代理之歸
於是一邊人焚然而起交卞離代理三字趙榮國疏卞曰
十九日下教炳如日星其後處分李台重之教亦曰視君
父若無為逆臣右袒放恣無嚴甘心護逆彼汲也之言殆
有浮於台重忠寃莫白之說云云

尹惠教金始炯李壽沆鄭錫五李宗城李真淳聯疏臣等
之罪兩人只在三變無臣節何嘗干涉不敢言之地且登
筵諸臣陳達而兩人伸理至有混補官啣者 君網顏矣
臣分蔑矣云々

金光世疏畧金昌集罪狀三字案足以斷之不但 殿下
之罪人乃三宗之罪人今顯訟之言發於俱瞻之地曰終
涉暗昧曰未嘗明察肆口遊辭無所忌憚無恠乎閔亨洙
尹汲絕悖之說迭發云云

柳萬重趙翼命柳綏李濟金時煥李匡輔黃晷金尚星俞
健基李宗白朴光弼柳繼趙迪命柳時模吳彥胄金尚重
李大源李宇夏朴師昌權縑宋昌明李成中林象元金始
焯縉紳疏畧尹汲亦先朝與 殿下之臣子何敢以伸救

之說獎之以明大義亦何敢以懲討之論誣之以離代理
乎至在仇嫉建儲之臣等語又何恃甚耶因極之言憤寃
弮中云々

宋真明疏申理西罪人之請臣因親嫌不敢索言為之痛
心云々

親鞫尹韓

上坊責諸臣之復言辛壬事時象不靖減饒不視事諸臣
惶迫請對 上不許諸臣待命金吾尹汲韓翼暮不及來
待 上命拿二人臨門親鞫時原任大臣劄救不從因却
饒不御帳前入侍判府金興慶左相金在魯右相宋寅明

領敦魚有龜判禁趙尚綱知禁尹陽未大憲李春躋大司諫
申晚承旨申致雲南恭溫鄭彥燮李日躋姜一珪李益炬
應教趙尚明問郎李昂輔南恭者任燦沈星鎮奉朝賀李
光佐李台佐知事金始煥戶判金取魯等泣請進膳 上
不許以受困於時象連下不敢承聞之教曰予至誠欲用
彼此而廷臣惟黨習是事是黨論由於建儲代理可復忍
之予之鞫兩人非謂逆賊也君父却膳不為胥命也因命
荐棘于南海

李光佐重卜宣示大誥混沌開闢

時大臣以下庭請未及傳啓上責以舉措雍容罷左右相

起李光佐為領相全在魯宋寅明為左右相稱混沌開闢
而八月以前付之先天敢言先天事當繩重律舉朝震駭莫敢出一言
趙顯命人賀曰此英雄手段也 上又於殿庭咸造群臣宣示大誥上
殿引對遍賜酒諭以洗滌黨惡者飲此酒因令托以東宮廷臣不敢言

全致虛疏斥李光佐

五月大諫全致虛疏略 殿下於是非公私不復明審好
惡失中抑揚乖宜并與人心是非之天泯之國圖汨董置一
世於不黑不白不陰不陽之域而初出別題目以為混沌
開闢欲囿人物於太初鴻濛之中使向日事如隔前生
殿下言之不疑羣下和而不匡或者以為英雄手段則甚

矣其導諛之習也有宋建中叅用任伯雨等日進苦口言
王睦薛昂等日進譖慝之謀畢竟蔡京復相天下破壞以
今觀昔不知是非取捨之方矣 荅勉陳可不留念原疏
留中

於是領相李光佐留劄出城畧曰蔡京復相等語侵辱於
影響之外為京為攸自有萬世之公議豈致虛所可眩亂
云々 荅致虛文字執以為非用蔡京者何君此大不敬
也關係不輕只為活批致虛引避曰大臣用事隄防漸壞
伸雪真儒引用匡贊此聲播世萬口喧傳殿試之前果招
禮吏使之再次草記精神骨子專為匡贊赴舉之地真儒

伸雪匡贊登用世道之憂果何如哉

李光佐連疏自下吏判趙顯命亦疏下導諛二字 上命大臣與金吾議進大不敬之律夜二鼓命配黑山島未幾因旱出陸

徐德修伸備忘記

十二月岑城府夫人卒下備忘記徐德修置筵由於痛心雖若此其招中無狀不忍之說既知無是事而置之過中之律以傷靈心於義不忍欲諭泯默今則岑城飲痛冥之靈殿傷惻心結此時不諭更待何時依乙巳處分舉行事分付該曹

閔亨洙疏卞先志

己未十五年二月副司直閔亨洙校理閔通洙卞先志聯名疏畧嗚呼 殿下所以待先臣者恩禮隆重而本心則似未盡燭以至隱卒之典示以退咎病其執滯而恨不調劑先臣非喜黨論亦非私惡皆有委折無非為國之忠先臣素不喜心中多數者自初於光佐已疑其非吉祥善人辛丑庭請時語臣等曰李令台佐來見於備局以大臣聯劄草示之台佐曰劄事誠然矣今日上躬之有疾代理之不可已吾輩亦無不知而特以急遽故爭之云其人良善言出衷曲而光佐則肆其忿戾之氣濟其角勝之心吃嚙朝

堂頭勢凶悍此人卽其面目可知其有禍心者也先臣謫
原州未幾遂變起監司李衡佐一日來曰大監非久還朝
若與領相蕩滌同做國事其庶幾領相之心必大樂從矣
四大臣伸冤必大監之所欲為此何可已也其中齋洞大
臣之冤死國人之所憐傷豈有異論先臣曰吾與領相豈
有私惡只有疑於心而不解吾見藥院日記則上候屢朔
沈綿而領相終始秘諱以致維賢輩做出凶言誑惑人心
今遂變既發之後又無一言而明之此吾深疑今若上章
自訟曰甲辰大喪聖候深重已久而慮致危疑秘諱不敢
言卒至大漸賊徒凶言轉相誑誤當日諱疾雖出於鎮定

今安可逃罪云則其心無他吾疑可解衡佐曰大監言至
當領相必能為此數日又來曰領相答以不可為其言亦
有理不肯明言而去先臣曰先佐之與聞賊謀雖不可知
其心終始遂賊古人有剗腹剗腹元魏安金藏事以明太子之無罪
况今凶賊詬天罵日誣悖至此臣子之憤痛欲死當如何
吾君於先佐實有肉骨之恩今若以盈尺數行備言大漸
本末使人曉然則傳之四方書之後史自當昭晰而隣助
於賊明甚矣先臣以此斷然以先佐為逆矣疏入不下批
三月命竄亨洙海南牌招通洙使之行公
先佐疏卞曰恐臣嫉臣托於不敢言之地故相臣全未達

大體云云

通洙再疏曰一般人以聖誣罔極凶徒籍口由於諱疾必欲卜明一般人惟恐諱之不渡人或提說必欲殺之以塞眾口此今日忠逆之大分以光佐而論先臣以為未達大體不亦宜乎噫光佐諱疾致亂之狀元非暗昧難知者也其時不惟不設廳厨院移直亦已到罔極地頭之後獨蔘茶亦以茶飲書出先臣在星州得見大漸前日小報恠之曰是何茶飲不書茶名耶乙巳還朝後謂臣曰小報之中茶飲今改藥院日記乃獨蔘也極是可恠藥院規例君上所進雖蘓葉金銀花之屬必直書其名今用獨蔘而泛稱

茶飲此何意思臣於己酉年偶與魚有龜語及其事有龜戚然曰其時吾持私服不得入闕因內間所傳雖知聖疾危重而朝報所出每輕歇所進藥物漠然不知一日得聞蔘茶煎進問之內局則果然仍有府夫人催入之命不勝驚惶奔詣闕下是夜仍遭大戚吾以國舅在京而如此宜乎中外之不知而驚惑也叅贊尹陽來亦嘗親聞戊申後為安東府使以其說曉諭民間先臣與先兄之欲辨聖誣先舉諱疾事者欲劈破凶言源頭使洞然無疑凶賊者不復作苦心血恨九死靡悔欲得光佐一言冀其事實明著凶誣痛雪而光佐自卞之疏只曰不補諱又曰未

及說必欲示以倉卒未遑之色適足長其賊氣向批中誣
我之教出於慰籍光佐而乃敢公言顯訟有若左契侍藥
廳之設不設本非稟令於儲君者而乃因以一時之下教
隱然為籍口之計云々

光佐又疏曰鎮遠之罪干犯先王矣歷覽古今君父大
行之後臣子如鎮遠者有之乎至有告廟頒示之議必須
先正其罪然後可立人紀最所痛心者茶飲事也其時進
御養茶乃在大漸前日此時焦灼萬死食不入口小報膳
去者責臣點檢指揮乃近理事乎况侍疾之日謂有此心
而諱之尤非人所能說出者也從古凶誣何代無之而直是

罵天射日自取滅絕天與日何損必待辨晰而可明天下
寧有是哉云々

通洙三疏曰先臣乙巳還朝後見國勢人心萬々可憂姦
凶積久醞釀交煽凶言非一朝一夕之故若將前後事實
作為一副文字洞論中外則或可消絕亂萌遂請以姦凶
輩掩蔽擅弄凶害國家之狀告廟頒示本意非欲以先
王之疾告廟也特無諱於文字之間而已然後群凶濁亂
之罪不能貽累於聖君平日仁孝之德益可垂光於萬
世而其惻怛不忍之心質鬼神而無疑矣以戊申逆變觀
之諱之者為逆乎不諱者為逆乎先臣此舉所以折姦萌

於未亂扶國勢於將傾而衆鎬叢集幾陷不測其時事尚
忍言哉凶書賊檄迭發中外秋亂之作迫在呼吸而光佐
此奏實在其間上而脅持下而構陷無非助成賊勢及先
臣竄而大亂作前日之合啓者或八告前席或來見先臣
無不以始識先見之明為國之誠公議大定無敢復提光
佐亦有心腸安敢復肆然更陳於今日哉不設廳一事光
佐不能自解抵賴為計所謂前例罔極不忍舉者知其可
設而不忍而不設也所謂無他相幫助焦渴未遑無人提
醒忘之不設也後曰廳名之設猶外事其未遑固也則認
為外事不足為而不設也其說屢變隨時取辨都不成說

今又曰初則不忍於前例末乃罔極而未遑以初末二字
觀之聖侯已至設廳境界蓋亦多日矣因循不設果出於
不認耶光佐辛壬以來專不顧忌於 殿下教文既出超
擢賊鏡擬之司馬之長金東弼引論失義之云寂寥莫甚
而喉銓官而出外邑及至親鞫賊鏡始以遁辭要掩己罪
反為有中巨魁凶國之事無不陰主至於不設廳而極矣
噫凶言之作固始於維賢即光佐中表姪也渠所謂罵天
射日之徒光佐門生及獎擢而薦剋者也光佐初無秘諱
之事此輩何所憑依而作此跳踉耶至於茶飲之云樂院
事例至為嚴慎閑漫小報必經都提親檢點改又必稟其

出朝紙則光佐雖欲故罪於謄出之人其可成說乎光佐自此以後不敢更辨

復金李兩相官

庚申十六年正月右相俞拓基屢請故領府相金昌集左相李瀾命復官上特命召時原任大臣卿宰教曰世道日下務勝日甚予之苦心己酉開閣洞諭之後聯劄代理立矣其時四臣雖一時復官其敢違拂但黨議橫馳人心陷溺吁嗟三黨釀生梟獍所重者非宗社也蓋自為身謀也吁嗟歷朝舊臣豈染乎此四字憂國書壁之人豈有二心幾年倚仗之大臣亦豈不顧宗社而所惜者不效宋之名

相乎况心有不叶故己酉處分之時辭不迫切而子若孫之教此予所以憮然者也諸臣既不知予心其所奉承豈何異哉雖若此十九下教後半夜前席其皆悉諭而况兩臣區別意既諭矣處分之或先或後其何難也但黨勝若此猶恐葛藤默之于今是予之過也李瀾命則非但知心之教半夜下教其更悉諭其令該曹復官金昌集則先正忠節可存其孫畫象御贊其不廷感雖弦韋於今日待晚年而欲處頃歲者社心既感動于今歷臨愴然猶昔亦特復官辛丑以後承純者誰以敢自為黨欲爭其事者其曰北面今始敷心中外咸知若有小須吏延頸元良之心其

皆革心

李光佐

趙顯命遠命金時等迭疏以為己酉以後國是大

定十年執守堅如金石一朝變改曾不少難 殿下所以

息爭者益使之爭也 上以光佐顯命遠命等不顧事面

先為撕捱猶有所據己酉處分奉行之人始炯之筵奏而尋章極涉

無據並奏耆罷職因教曰北面于今者何敢開咏於其間

又李鳳祥宥還

大臣引見筵說

十一日大臣卿宰引見時左相金在魯曰 殿下於兩臣

既特命復官則大臣事體亦重下教中不必更有不好之

辭上曰所達好矣又教曰獨對乃 先王以予兄弟付托如

昔之七臣以此疑而毀之豈不非予在魯曰其時人心疑

懼叱言喧動可勝盡言 上曰席龍招中金省行挑得乃

心之語省行承款誠極無狀矣在魯曰省行杖斃而無承款

之事矣 上曰然予席龍術以堪輿予亦知矣嘗見席龍作富

貴發跡自贊叩膝而讀放恣無忌有欲掃朝廷之意予已知

其不守本心之漢矣末後所為渠有所指如有貳極待予之

心豈不請刑判府金興慶左相金在魯齊聲曰非但不為請

刑至於崇封矣 上曰庚子 上候囚極之時 慈殿涕泣命予曰

丙辰年 明聖大妃症候無可為之境而祈禱山川得蒙奇

效以予苦心出傳大臣必須至誠虔禱其時大臣列坐故予出傳慈旨首相金昌集承教失聲嗚咽此足觀其誠矣今日北面事予者不當復言建儲代理事矣大臣又言壬寅誣告至於上及復將根柢劈破可也上曰卿等欲雪李天紀金龍澤耶對曰名不正則言不順矣李天紀金龍澤金者行諸人皆無逆名然後可以正名且如金省行不忍楚毒而為亂言事將何至宗社得有今日省行輩亦有功至於趙聖復李尚謙白時者諸人不可不復官上不允

李台重投畀

五月持平李台重疏畧春初處分以來義理將伸而未伸

懲討當舉而不舉遲疑等待猶望聖上之獨斷委靡頽敗至此極云々

於是三司齊發合請鳳輝奏者追奪領相李光佐丙申以後惡國之罪人辛丑以後鏡夢之心腹丁未以後構亮維賢之窩主人思顯殺鬼議陰誅姑先罷職上命盡罷職三司右相俞拓基進曰此是義理大閑未蒙開納臣尚何顏抗百僚之上請從此退上曰勉副焉因教曰不悛黨習而惹事者台重為首甲山投畀身非小官不體其君之苦心大司憲權禡大司諫李聖龍削職

備忘記便殿親舉其盃自大官而受飲則既飲餘酒又駁

其人混沌之教視若越楚便殿之酒不若冷水分義掃矣
事體墜矣此等之臣其曰臣而南面補孤者豈不醜然乎
尤可惜哉大臣輕先去就咫尺面諭亦不翻然尤知黨習
之重於君也吁嗟諸臣勿顧無能否德之君各自為之因命大
小公事一並還下

左相金在魯章百官庭請 上出伏璿源殿宇下流涕語
侍臣曰予不能調劑時象恨無以歸拜 聖考今日決意
釋負在魯等遑迫庭籲于東朝下手札上始還收前旨諸
臣請以寅協懲創之意告廟陳賀上許之

改正壬寅獄案

時李光佐死待命金吾憂憤而死 上引見大臣諸臣議改壬寅獄
案右相宋寅明趙顯命謂于犯 先朝不可變金在魯曰
席龍所告直斷以誣而已其謂于犯 先朝者即指三手
案此案既脫空而猶且聲罪則是卞聖誣未盡也且以李
天紀金龍澤謂之逆則是竇虎龍之言名不可不正也
上乃命改逆案為鞠案
傳曰今者告廟頒赦即予初政壬寅獄案逆席正法之後
自歸以誣而案名即意同逆席不可不釐正更名壬寅獄
案處分之後大本既定癸卯科名以別科付標

詩獄

十月先是 肅廟丁酉 頤命獨對時 上問搢紳常布中
或有乃心王室緩急可仗者乎 頤命以金萬重之孫龍澤
李思永之子天紀仰對上頷之一日有人稱掖隸袖出一紙
授龍澤曰此上命也龍澤見之乃一首詩而勗勉宗國之
意也龍澤感泣而受之與李天紀洪義人李喜之沈尚吉
示以詩誓以一死報效並罹慘禍

至是趙顯命宋寅明要閔亨洙請對顯命曰昨日備坐亨
洙有言至重大事也願問於宰臣而審聽焉亨洙曰近聞
有七臣付托之教考出日記果有之臣業欲上聞人微言
輕趨趨不敢矣昨日備坐大臣語及反案事以為庚子以

後其輩雖有所事而庚子以前果何為乎若解此疑反案
有何持難乎臣以所聞告之大臣似有驚悟之色曰若明
知奉承 肅宗遺教則國是大定豈不幸歟 上曰不待
盡言茲事體大當稟告 慈殿而下教諸臣少退良久復命入
侍 上曰大臣陳達所懷趙顯命曰臣逢閔亨洙於李周鎮
之家曰龍澤輩庚子六月初八日以後乃建儲代理之事
而若八日以前 景廟方在儲位復為何事亨洙曰亦
有委折今備坐聞之則亨洙曰丁酉以後 肅廟思保兩
王子而內托於東朝外托於大將李宇恒因大臣又得
二人即天紀龍澤也龍澤家有御賜詩以 肅廟命保護

聖躬之人豈可置之逆案 上曰二人為誰而何樣詩云耶
顯命曰乃肅廟親製 殿下書之云矣 上曰夢寐外也顯
命因掩涕曰臣等苦心欲 殿下粹然無瑕而壬寅以後
寃家藉重補寃之言無所不至真偽於何卞質 上曰宰
相從何聞之亨洙曰臣之從兄前掌令翼洙親見而言矣龍
澤及其子已死龍澤之妻縋死而托其詩小子云矣 上
曰見其詩乎亨洙曰只聞一二句 上曰云何亨洙曰東
國大賢沙溪翁至行又有西河公西河之後有金公忠孝
節義乃祖同云矣 上曰是不但誣予筆蹟乃矯誣
先朝御製卿等在時當辨之矣 上又教曰為霍光易為

韓琦難之教有意而屢發矣獨對卽此堂也今想像俊然
若復見矣其時先朝去交椅坐之李頤命伏其傍亨洙所
謂七臣事誠是矣 慈闈於辛壬諸臣事慨然常教以身
為大臣何不親自建白而借李廷燬也又教以其時有遺
教一節則豈不好乎李頤命則誠斷之無他而向來人誠
無狀矣寅明曰 先朝有御札於李頤命云然乎 上曰
無之趙汝愚 光宗時相耶金在魯曰然矣 上曰慈闈
教以建儲時予之氣力如今日則豈能辦得乎今番尊號
顯翼二字豈不宜乎俄以趙汝愚事諭之矣以予處大臣
地則當親為之而其時誠難矣苟非大力量其不難乎內

有儉烈外有斧鑕豈不危乎其後必有知其事者而一向以送駟之誠無狀矣寅明白李廷燝䟽國家陰受其賜故臣掌銓時畀以陞資之任而從中藉賣之類宜皆痛斥上曰龍澤輩無狀時人割斷則好矣顯命曰辛丑之建儲代理壬寅獄案分而二之臣之意也 上曰予不立則三宗血脉墜矣非但三宗血脉墜而已朝鮮必亡矣映花堂後有澤水齋 景廟常處其中非 景廟至德則予豈得有今日乎其後轉益危疑無他告急處不得已求助於咸原則答云臣意陳達故予入先達于坤殿達于大殿則欣然從達下放逐官寺之命故受下教出窓外聞紅袖直進榻

前曰何以如此云云予知此事無可為故卧所處而門遂閉任自為之之偽教旋下矣予不得已下直於 慈殿則始知而驚動然後僅得開門矣所謂悖慢云者石烈曰世弟豈可任自召侍講院官貞乎又直謂曰姑待之自有當為之時矣予之所遭何可言何可言慈殿不得已以無寧以延初君還邸之意下諺教泰者即封還其書矣又曰誤知而陳達者誠苦心若并駟之罔測之科送也信其誣而謂之真的御製則亦送也龍澤有子乎亨洙曰其時飲乳之兒渠何知之究竟誠難矣寅明白龍澤有弟矣亨洙曰果有病廢喪性之人寅明白龍澤之子當直為發捕矣

上曰此事當親問為先發捕而仁敬王后雖不承顏母子之親豈以不承顏有間乎至行懿德至今稱頌光城亦何等勲戚而後孫之衰殘為憐愍矣矧茲親鞠龍澤之子乎在魯曰此乃光城弟判書金萬重之孫也上曰此何

有間其詩何尋常意味耶顯命曰宰臣云其下有願交之

云耳按西河似是西浦之誤也其下有日依條高家傳若等彷彿南陽諸葛亮云

二十九日金遠材就拿上親問曰汝何以貯無根之詩遠材對曰臣父死時以書托臣母曰百世之後知我心事者此也其敬守之臣母萬死蒼黃中猶得保守以冀天日之鑑照臣母臨死又以此托之今殿下謂之無則殿

下自當知之臣何得知之上曰此乃偽詩其得免矯誣

上旨之罪遠材泣曰今日臣始知之前矣以知其偽然則

臣父為偽乎且臣母嘗泣謂臣曰汝父每於酒後呼父母

而泣曰我今父母不在忠君之外更何所事我世臣也許

身於國盡其分而已若有貪戀富貴之心天必厭之臣等

之所受於亡父遺訓者祇此而已上曰非汝父偽作也

白望亦非作詩之人必是帝龍輩所為也予為君上豈為

贗詩而直加鞠訊乎時上連迫問出處遠材曰當初見詩之拿來質問則可究曲折矣寅明力

請逮問閱翼洙上曰翼上既命並其詩搜來而都事李

珪輔遑遽未及持來上迫問遠材以不來之故屢施刑

因命金吾急往搜求又問汝所藏者真本耶謄件耶藏諸
籠中與雜文書混置耶對曰臣認為真本臣家有 穆陵
御筆故同為奉安矣 上命下獄及詩來焚之於前竄遠

材濟州

金福澤杖死

十一月五日 上忽命收前奉事金福澤曰汝罪汝自知
之汝其死福澤曰臣愚昧不能知願聞罪而死 上曰昔
年私覲汝言兩不字顧不當死耶福澤曰不字有不為之
不有不能之不臣所言者乃不能之意也豈知此為當死
之罪乎 上曰汝又有復寢之言是亦死罪也福澤曰復

寢乃免喪之意也禮書所言臣敢言之實亦非死罪也上
將酌處趙顯命進曰人臣私覲無得生之理遂杖死世人
莫之知也福澤民澤之弟也後上臨筵屢歎福澤無罪而
死

降大訓

辛酉十七年九月 上下備忘記諭中外曰鏡席革以予
為逆魁置予逆案如此犯上誣君之案不可忍置盡燒土
寅獄案告廟頒赦依乙巳處分並行伸雪亂言誣告之類一并
置之勿論金昌集李頤命復謚洪啓迪尹懋金雲澤趙聖復
金民澤李弘述李宇恒李尚謙白時耆並復官贈謚

吏議尹汲開改

於是宋寅明趙顯命進曰三手之說亦臣等之所不信也
但金龍澤李天紀輩締結幽陰事聞 景廟偽詩矯飾是
亦為逆宜置一案 上從之命金龍澤李天紀李喜之沈
尚吉鄭隣重五人宜仍之金在魯等曰無他事跡之著見
而逆撥其心以為此必為逆則宣治逆之道此五人若曰
大逆是壬寅之案雖燒而其說猶行也 上乃降大訓並
去五人之誣案御將朴文秀突入請對言五人等必以庚
子以前假托藉重事聞 景廟斷其罪然後 殿下孤竹
清風之教有光矣且曰平監李宗城來詣闕外 上遂召
入兩人又請以布衣希切玷累兩朝別置一案文秀自把

筆添書於王言 上不得已取大訓改之如兩人指又添

三黨皆逆之語

左相金在魯

判教李秉常參贊李箕鎮刑判尹滂來
吏叅金若魯兵叅鄭彥變右尹徐命九等入

對欲以庚子以前為斷並論三黨使死事諸臣與鏡愛之輩
為對則是壬寅獄為不虛矣燒案何為將臣藩臣不時求
對物情驚惑殆若辛壬間景像且孤竹清風豈臣子所敢
指擬而庚子前後顧何與於聖德乎文秀不可不罪 上
乃略改大訓遂兩罰之寅明等又勸以大訓定為金石之
典敢有議者論以一律

十月初一日焚逆席誣案親臨頒教正言南有容疏論道

臣違例突入又有國是粗定之語 上以大訓後敢書粗字出於黨習命遠竄

鞫閔昌洙

壬戌十八年正月前副宰閔昌洙上疏訟其弟亨洙為趙顯命所賣輕發偽詩終成五人案仍進其遺疏痛陳義理政院以語犯大訓措辭入啓宋寅明趙顯命并待命金吾上詢以入覽當否金在魯等主退却勿捧之命朴文秀輩主入覽嚴處之議上命減膳又下教曰大臣既聞減膳之教猶不入來承候當傳位東宮寅明顯命等入對曰今此昌洙因臣以脅持君父此乃人臣之極惡大罪也寧死而

無知矣仍以拳叩地大聲曰大訓既成上告陟降渠敢為此疏是無宗廟君父無國法也况以戚家子弟敢以聚銀交通宦寺之人為忠而登諸疏若置不治國必亡矣 殿下若不殺之臣有六子必報其讎矣 上曰然乎心寒骨冷不可不問矣因屢曰駘陽可念予且召見欲令帽帶以入寅明等力請親問 上不獲己以疏入大訓後犯禁庭鞫之 上不舉疏中一語忽問天紀輩為逆未昌洙倉卒失對 上連迫之以黨心衝動納招遂命酌處義島配既罷 上乃曰若庚子以前事予亦未嘗以為逆矣

癸亥十九年

甲子二十年

乙丑二十一年

朴弼周袖劄

丙寅二十二年五月吏曹判書朴弼周進袖劄請正辛壬諸賊罪以 景廟疾患攬入大訓以辨聖誣 上曰會與大臣熟議而處之宋寅明等力言聖疾不可添載 上從之乃以示慰慰忠志為題畧說聖疾作文下之趙顯命朴文秀疏沮之弼周遂迸出

摺紳疏

六月三日知樞尹陽來等疏曰儒賢秉執之義既出 聖

誣之下又在懲討之嚴 聖心有回聽之幾大論有見伸之望噫彼相臣闖進一疏指意至決致使儒賢去國臣等直欲無言嗚呼鏡席隣夢何等凶逆而謂之枝葉誠以根本自有所歸夫備冒嫌之說售北門之計者誰也懟憾於建儲之議敲撼於定號之日者誰也以代理為必亡以賊鏡為可獎諱 聖疾而啓維賢隣亮之謀為賊地而擢徵晟彦寬之凶者又誰也至於門生國老之說隱然為一鏡之後殿三年按獄之慘終焉作席龍之窩主若是者非根本而何夫正典刑以昭國紀 上下嚴旨削陽來職又命

削文秀職

時摺紳疏聯名者五十七人而無肯為疏頭者陽來年七十餘慨然自當時人多之

五月 上特命致祭于四大臣

合啓五凶追奪

九月三日三司述伊汲黃景源俞彥祥合啓請泰耆鳳輝錫恒

光佐泰億等五凶追奪府啓疏下諸賊中鄭楷之死在戊申前顯戮莫行官秩自如權益寬諸賊之謀無不閔通至若問寢視膳之說為渠斷案及夫戊申按節北藩南應隣亮西嚮思晟送節彰露而攀援有力刑法不加暫時薄竄旋被陰誅請並追奪 上問趙顯命曰鳳輝卿以為如何對曰鳳輝疏出時臣待罪說書俞判府以輔德來問臣荅曰送則不可知辛丑後遂與鏡夢為表裏臣兄亦嘗功痛每

以不忠無狀自稱者以不能懲討鳳輝也戊申嚙矢南少患本皆由鳳輝也 上曰右相真恤忱也顯命曰勘亂錄為無頭書是野言而以鳳輝不能為罪魁而言也 上曰鏡夢表裡則戊申嚙矢可知即允其請益寬事卿亦達之顯命曰昌悌之點馬黃溥之造船當問而不能同歸於送可知 上曰予豈為楷寬而復官點下誤遺而其時政院循例舉行甚非矣泰耆事以為如何對曰此則臣以為兩非故當兩解矣元景夏曰辛丑年節目間雖或有不善為處而其人至被闔族之禍耆則與鏡夢相表裡豈可謂兩非乎 上曰故相李光佐亦多非矣景夏曰光佐丁未再

入辛丑諸人初不舉論而建儲代理之人還置逆案疏下諸賊紛出陸已難容恕而已酉閉閣終不入來亦為無據矣上遂命泰為鳳輝錫恒楷益寬延奪光佐泰億施律過多不允

三司罷職

丁卯二十三年八月校理趙明昇金相福獻納魚錫胤正言宋德中掌令洪曙李弘稷持平南德老合啓光佐泰億事被罪石相閔應洙上劄爭之上嚴旨罷職俞相履夫言丙午在大諫時趙文命以慶尹來辭詰問以為昨午聖上即位南火皆疑懼南人則不知而論名流無大段紀罪者莫不治任重足少有慶分皆將革面故一而聖上無大處分不別是非同收并畜一視無間孰肯棄世傳

之色目苟且趁附老論哀乞之為雖南自南火自火清宦美爵我自為之因不復變動可謂失此好機可歎矣

李宗城罷職

戊辰二十四年四月大司憲李宗城訟光佐上疏略曰情則袒免義同師表忠可以貫日善可以宥世云々上不答尋罷其職正言玄光宇請宗城極遠竄上命光宇補外長鬢縣監

逆獄

十一月呂川君學呂善君增與權禱祕謀逆事覺伏誅禱祕鏡夢之黨也

王世子聽政

己巳二十五年 王世子聽政時十五歲

恤典

十二月八日診時都提調閔應洙提調金尚曾副提徐命珩左相
金若曾史官李宜哲李濟顯李賢汲入侍若曾曰頃日送中元
景夏以愍恤事陳達矣壬寅之獄千古評案愍恤之典有何持難亦
何分貴賤乎金吾文案今無考出處自上處分好矣 上曰然矣若
曾曰以臣所見漏者金省行張世相墨世白堊 上曰今則盡出此外一人
今方生存其時宮屬也若曾曰四人恤典事傳教宜矣 上曰省行以挑動
乃心為罪何在省行甚弱而樹音矣受訊也使之牢繫其髮蓋慮頭或必點
必勒謂遲晚故也卿等發端予當言之白堊事卿亦何以詳知聖
即孝章外屬也其時所謂白堊族李氏請拿者豈非可知者

耶李氏若在未知將何為之而已無其人墨世非予宮人
特以李姓而白堊遠族故公然被逮萬之至寃矣雖欲取
誣無辭可服緘口而死豈不殘忍尚魯曰今承 聖教不
覺髮豎矣至今不伸決非王政 上曰中官當並復官乎
與金昌道延隨故予嘗禁飭而遲晚則寃矣其時作俑者
尚能解文字庚子年來言於予曰沈廷輔事當聽之睦林
一事當答以極停勿煩云故予固以為殊常矣果與紅袖
輩作俑矣予仰稟於 景廟削其名於內府矣聞有以予
所請之事何以許之仰達者指削名事也其後任自為之
偽教果做出予以問僕入去則閉門矣歸卧思之宜有階

梯故抵書于咸原俾達此狀於宣懿王后矣以其景像若
非皇兄至仁聖德何以得有今日皇兄每見予則必欣然
而笑又欲來臨予所則中間有沮之者予欲見予弟之讀
書何為止之且甲辰皇兄命取紙筆來又命召世弟未知
此時欲為何教而終不納此見之官妾之孽豈不懼哉因嗚
咽流涕又曰東朝下教曰到此之時勢將以王子號使之
保全矣予對曰今此下教臣之至願而事若至此國事則
罔涯矣予之此言非為予身也實為國家也又曰帝龍所
告者誰也宜卽刑訊而不為也應洙曰稱以事關東宮掩
護不問金省行初則留置欲以他罪鍛鍊終不延及後乃

鞫問當欲何為其心路人皆知 上曰金省行追後鞫問

耶然捨是而只論此事可也 上意或慮其及於五人也 恤典之並及世

相終涉如何應洙曰只論寃死而已 上曰然矣予備經

前古所無之事至聞弼夢順觀之誣辱思之痛心豈不欲

遂苦心乎諸臣不知每云云矣諸臣曰凶賊詬天罵日之

說豈可留之聖衷 上厲聲曰卿等之言是矣今日亦豈

無懷此心者諸臣曰有則以法斬之而已 上曰金省行

則當贈職中官不必別加恤典只復其官也仍命承旨徐

命珩書傳教曰墨世之殘忍金省行之樹立白望之抱寃

非徒下教國人共知墨世恤典從厚舉行白望亦為恤典

金省行贈職宦侍之弊宜嚴隄防而其死則究張世相一例伸雪書訖上曰先書墨世可見予心矣金省行書以樹立抑或過耶應洙曰省行死節死也上曰金省行若云是也則將至何境辦死若此其人誠堅強白望恤典或以為私乎若魯曰誰敢謂然上厲聲曰卿等之言雖如此必有以予為私者諸臣曰此則非臣子也上曰卿等之言是矣予之為此教者欲其有如此之言也今則國體圓矣君臣之義定矣予所當為之事盡為之

李濟遠等罷職

庚午二十六年九月大諫李濟遠掌令任師夏上疏請士

寅按獄人論罪以無端起鬧仍命罷職戶判金尚星始煥北伯李喆輔正臣各以其父為主寅獄事上書辭職但曰危怖不敢言獄事例批

溫幸所經地諸相臣墓賜祭

上幸溫泉所經地諸相臣墓賜祭禮判徐命彬以李光佐墓草記請祭承旨南泰老捧入修撰尹學東上書曰懲討未行公議方鬱賜祭之請有賸物情禮官及承旨并施譴罰上特命還給修撰李惟秀上書曰合辭一事便為消沮教孫升木者有之李天輔擬枳堂之全始煒遂傳合啓媚盜撤藩者有之致使護送之章倡於風憲之長李宗城隱卒之典混於該曹之

達請並屏齋還給

吳璿上書

辛未二十七年閏五月正言吳璿上言請光億二賊亟正其罪前後護送者屏諸四齋仍極論蕩平之害荅曰大朝幾年苦心何如是煩撓誠涉寒心明日避嫌曰誅討不行亂賊無懲而彞倫斁是非不明忠邪莫卞而朝廷壞言路不開諂佞成風而名節墮臣之此論實出憂愛之忱而致勤嚴教請適勿辭璿瑗之弟

合達 先億追奪

二十九日三司

大憲鄭亨復掌令權抗柳蹇司諫洪樂性正言吳璿副學尹汲校理安允行尹學東修撰

李奎采李顯重應教金文行

合達光億追奪事府達李存中疏放李宗

城島置事

吳瓚論

不從並適差 上曰異形恠狀焉敢跳踉

咨元良董飭莫使我添病鄭亨復白首之臣甘心死黨而背公吳瓚揚揚忘兄背君並刊仕版

閔百祥疏自靖

六月二十三日大諫閔百祥書曰邸下以睿智之姿承儲位之重代攝機務亦已三年天理民彞所不可不盡者宜講求而闡明之于以正世道立人紀而側聽未聞此皆今日廷臣苟趨祿利怵懾既福無有明言正辭而日月既積事蹟寢微邸下無從知之臣竊痛心向者宮官因講自省

編告邨下辛壬間事邨下復于大朝曰當此時 殺下何以堪之邨下此語即忠臣孝子之所以腐心而裂背者也倘邨下常以此語著在心裡則聖誣之雪懲討之行不待臣言之畢也嗚呼臣本暗人也臣祖以卞 聖誣討亂賊為一生家計危忠眷之屢犯忌諱賴天之至慈至明獲免竒既臣父緄之南竄北謫幾陷大僂低徊閔塞橫被誣蟻臣伯父痛臣父之受誣投進遺疏大觸權奸至以六子報讎之說奮拳叩地咆嗚脅制終使囊頭就鞠流離海島臣家之積忤於巨猾如此臣幸而通籍寧有駐足容身之望而聖慈庇護息寵赫然臣寧不思蓬粉以報而顧今鼎席

即臣不共戴天之人也臣何忍包羞忍耻逐逐班行甘自歸於忘讎附利之科因請刊版三司 荅曰大朝處分至正至當又復如此極無嚴

上以矯誣筵說

東宮自省編進講時言于官官李渭輔曰云渭輔達于大朝而百祥誤及之

拿囚南間嚴教以無大訓無嚴君况四字君誣未雪乎巨濟島

配又下教曰李存中百祥之先鋒合辭之引路前有黃柙後有吳瓚存中之氣勢可知旌義島配護黨人黃柙吳瓚并門黜

吳瓚投界

七月 傳曰榜墨未乾揚揚黨習者吳瓚也右袒存中為

百祥嚙夫者吳瓚也負君父勉飭之罪背其兄為國之心者吳瓚也三水投畀倍日押付為元良除一黨人

是年卒于謫中

趙明鼎投畀

八月承旨趙明鼎入對上曰甲辰大喪不設侍藥廳今乃以李光佐之罪至發合啓為不可對曰此時殿下在東宮問寢視膳亦不得為之况侍藥廳乎上曰今人既以不設廳為罪又以為不問寢乎是誣先王也洪啓禧曰不為與不能有異此則當時宦妾輩所沮於聖躬有何干涉乎上特配明鼎三水

鞠尹鳳五趙恭彥

壬申二十八年八月景廟忌辰詣懿陵親祭文曰得有今日皇兄收賜孰無兄弟忍言戊申梟獍之心本自梟獍一舉悉討自可其靜人心多歧黨習益痼乃於昨秋轉生葛藤未雪二字章牘是登仍即哭泣久之右相李天輔進曰此為不傳而如此耶臣當使三司竭力而停於是物論譁然自相傳播而斥罵之李天輔患之乃上書曰近來筵語多訛傳以今番事言之臣無期必使之停啓只達以勸停云云矣即聞外間傳播以為臣明言當使三司停啓有同納款訛傳可駭請推考史官上改色曰卿豈不以此明言乎史官豈謬記然傳播則有罪矣當投畀矣天輔於是

金吾胥命晚後始下勿待命使之入侍 上曰卿聞於何處必有所傳之人達之可也對曰設使有所聞處迫問之下何可對其人乎 上曰此言是矣卿雖不達使其人自首可也仍令政院禁府捧自首數日皆無應乃罷判金吾汰郎官九月出常叅令殿座百官皆進以次問之皆以不知答之至趙載浩對曰此說人孰不傳之臣於其日以守宮在直聞於過去人以為右相如此臣斥罵右相以若分付三司勒令停達則是大權奸之事國有權姦而能為國乎云矣上曰卿其止之命叅議班皆入對至尹鳳五趙泰彥尹對曰當日與趙某聞申思健依幕與洪啓禧酬酢令使出去

旋命親鞫尹趙曰臣果有所聞矣當直招又曰臣則可一停一達謂泰億則可停光佐則可達也施威畫訊將刑以至特命放歸田里永錮其身趙則以為停達與否何必問於鞫囚乎上曰汝老而猶有黨心然聞其善言故特為放之明日拜承旨右相罷職金尚魯由兵判拜相

臺諫投畀

初八日傳曰下教後臣子焉敢若此其補在外若見肺腑於君日再服藥之時焉敢尋鄉其無臣節况帶軍啣下鄉宜有其律在外人並適曹命教徐命臣李朝望丁喜慎尹得徵李運海司諫趙重稷並湖西沿海投畀臺臣並施告

身三等之律

邦慶

二十二日元孫誕生 傳曰三月以後今年之內宣意復有王孫哉從今國本復繼定號元孫告廟頒赦等事過七日後舉行領相率耆宰請對教以不可張大而止之十月一日 御製諭中外大小臣民 王若曰一年之內邦慶再至追惟暮春愴懷倍焉特命定號乃固國本吁嗟臣僚越我士民精白其心仰答休命十四日東宮患紅疹藥院直宿二十五日嬪宮發癩皆良己至月陳賀頒赦

臺諫玉堂投畀

十月 傳曰噫一隅青邱只有黨無國只有臣無君閔百祥所謂四字即元良不從今日之請也看今儒臣及耳目之臣一則下教如此只為其黨不顧君誣之雪不雪猶恐其傳君誣雪不雪視若楚越猶恐因此而見辱耳目之臣立於垣廳若席穴藥院並直之時儒臣布列而一例違召儒臣韓光肇李重祚林象元並投畀忠清沿海南恭會湖南沿海諸臺並嶺南沿海投畀 又傳曰投畀微旨或遲滯八之或定於近地則判義禁申晚也當一體罷之斯速入之獻納柳顯章任希教李壽德朴起采校理林象元南恭會李重祚韓光肇皆投畀二十二日執義朴致文持平尹

東星李弘德奪告身三等校理鄭純儉違召不參問安北
青府投畀

洪準海李亮天劾李宗城

先時領相全在魯免左相李宗城升領相因東宮疹候入
侍辭免 上曰卿豈以李某疏而如此耶對曰臣豈可致
憾於不相孚之人乎 上勉留遂謝恩行公

正言洪準海上書曰近日言路社壘尋常彈劾官師相規
固亦罕見而若在權位罪惡彰著十手所指而一味媮
以首相事論之其狠愎桀頡足以制人氣焰聲勢足以樹
黨連孽廢族以為依歸陰謀詐計皆出指揮及至黨心橫

亘不覺自犯手勢頃年一疏白簡聲罪墨未及乾金甌枚
卜乃歸斯人遲回觀望要殊絕之渥唐突闖入自同無故
之人人非別人罪固自如而在前則擬投於嶺海在後則
任據於台鉉今之臺臣豈盡愛護而然哉即此而氣勢可見
今夏枚卜後不言臺官一併譴罷 答曰大朝下教之後
焉敢望如是挾雜其章給之

校理李亮天上疏曰 聖心失平天威屢震過舉層生窟
逐四出播紳喪氣莫知死所惟彼一脉未絕之論固不閉
於一時停不停之間而使盡棄平生惟威令是從則趨走
唯諾之恭雖或取夫於一時而尚安用此等人物而若使

大禍福大利害有甚於 殿下之雨露霜雪則彼無執守而獨有怵懼懷利之心者亦將何所不為哉

傳曰今番下教若何又湯劑命却苟有一分人臣分義豈敢如此而聞以洪準海章領相出城其章不覽可知洪準海先適大靜投畀倍道押送今聞李亮天又疏於我聞其大畧亦無狀其心路人可知旌義投畀門限前一體倍道李仔中所犯若何以雖依禮文許由歸葬之後宜卽押送當日內倍道押送右叅贊李益炆知中樞洪啓禧罷職不叙傳曰來時投章一進於我一進元良同日恣意其心叵測無將一也有一於此無禮無臣節將則必誅諸臣不討不

逐非護黨乎準海亮天之眼無君父無儲君無我孫只有黨人也遙瞻懿陵涕淚矢心決不服藥今太阿在手準海亮天為先刊籍大靜旌義亦歌矣準海楸子島亮天黑山島投畀並嚴加圍籬吏曹叅判金漢喆引近黨人忠州牧補外又曰成有烈備擬其尤寒心此乃引近準海之本也倍日赴任護軍尹得載以尹游之子豈忍黨習以事元良吏叅除授蔡濟恭正言除授兵佐趙憲校理除授吏判趙載浩判義禁除授前承旨尹光毅同義禁除授此等之時耳目之官寒心在京人並湖南沿海投畀大諫金尚重閔宅洙獻納朴昌潤正言李堦執義鄭安持平李思覲掌令

權杭韓宗濟投畀

侍從付籤事

十一月初二日 傳曰昨秋以後侍從逡巡之人為先付籤其名右相金尚魯請對不允兼司書李奎采南泰溫承旨除授正言蔡濟恭校理除授並詣闕請對 荅曰其止之 傳曰薇院栢府宰臣堂上堂下如此人付籤其名李之億李憲默掌令除授今有下者備堂皆令入來李之億承旨除授大諫趙載敏持平金錐請對並付籤

初三日大臣卿宰承旨玉堂臺臣入侍時 上曰今日老少之國乎樂院都提金若魯以下齊聲曰每以臣等目之以黨臣誠悶寃矣若有護黨之心天必陰叱 上曰卿等若不懲討洪李則予不以臣子見之也朴文秀曰凡律貴得中既處以圍籬有何更請加律乎以一時彈駁大臣殺之天下豈有言者哉金尚星曰 殿下以臣等畏洪李而不請討者然而豈畏洪李乎都提調金若魯持草紙泣諫曰書給進樂傳教則臣當持去 上曰其止之右相金尚魯曰皆小臣之罪何敢晏然筵退乎當下庭矣遂起出諸臣皆曰大臣既出臣等亦豈在此乎皆起出伏殿庭都提調曰此何景像 上曰使洪李為此者必有其人矣承旨曰夜已深而諸臣伏庭請乞進御 上開戶入內少頃

上自內出開戶曰大臣以下下庭過矣注書使之上來也
以右相言回奏曰小臣無狀致使却藥惶恐不敢入云
上曰更使上來也出與偕入都提調曰 殿下為黨人却
藥豈道理乎文秀曰今之號為蕩平者雖曰不偏論其暗
室私處各自為論其實則此輩大懷黨心而 殿下以其
臣為忠臣而以臣等為黨心誠覺欲死矣都提調曰靈城
言有心也 上曰卿亦黨中人也予雖老豈可見欺於言
耶文秀曰 殿下却藥而諸宮問安亦止如此而為國乎
萬古千古冤痛事豈有過此乎右相曰世道益下莫可收
拾 殿下豈以臣下黨心而如此過舉耶都提調曰此何

事也洪李寶臣等之死讐也承旨李之億泣曰至今生存莫
非 殿下賜也四日停藥豈無所傷乎乞賜允音 上曰
為人忠赤矣 上曰都提調右相之億忠悃若此當強聽
之尚星曰之億實忠臣上乃命書進藥

崔錫恒復官爵

十一月傳曰今番却藥黨人之咎一邊之黨惟意所欲脅
君逞心為能事其君却藥而視尋常世子嬪官暨元孫相
繼失瘳而亦視若尋常惟黨心之不悛彼準海亮天已
知却藥之由而一齊投章送贖園陵隕心却醫元良因此
惶恐整衣冠而召承宣却食而自飭躬以此觀之寔無臣

節尤無據者一邉之人恣意陷人設一坑坎其不若意者
搆之於廷或有其停者搆以護廷一邉之人非徒不敢下
手甚至於投戈阿附尤為無狀者或職在卿宰坐而指揮或
為小官為布衣者亦自下激成焉敢欺也故相李光佐古
人云豈盡得善中人以下豈無不善之事乎辛壬以後事
予亦曰不是也多而甲辰無此人無今日戊申無此人無
今日非徒功過相準頃年閉閣孰能開之頃年却膳孰能
勸之其時領相左相俱不能辦也今日斷之抑何意也况
君誣未雪之本卽此為教之後昔之揚之者不少悚慄拜
陵泣涕之時語聞若風過其有臣節乎故相趙泰億述篇

既云文字扶摘己乎戎之其中句語亦誣未雪之一端雖
以鳳五之深刻者頃年帳殿猶有欲拔之論今何論乎趙
泰耆頃年二劄手脚慌亂而其中劄卽鳳輝之根柢也延
惟庚子除藥院提舉之 聖意幾年幾月診造涕泣勸進
予所目覩故至於崔錫恒拜相後處義非予初意故也而
辛壬事當其末梢與泰耆大有間焉崔錫恒特復其職招
政官而舉行洪啓禧今準海之章亦或勸成而臆廷處分
非王者之政特為叙用

藥房啓及付籤停解

初六日藥房啓伏承口傳下教有湯劑不進彼此黨人勿為

問安之教乃以群下有罪藥不進御致損聖躬臣等肝膈如焚請進御至有七啓群下有罪仰干天怒則王章在焉惟當談笑處分使懲畏可也安可揮却藥餌是豈平日務誠信之意乎敢啓傳曰八侍傳曰付籤之命憤世道而今聞八十許人之多云此是適中其意其寢之

大臣入侍及諸謫解故事

十二月十日傳曰有下教事大臣處遣史官偕入傳曰備堂速為詣闕傳曰下教後提調宣不知程門立雪又傳曰大司諫徐志修先適傳曰今日大臣備堂入侍之命意蓋有在焉今日薇垣長所陳可見右相命招不進人事蓋此其

他何說徐志修北青府遠窳當日倍道押送傳曰頃者筵奏不過率爾投畀南闕已示飭勵前承旨趙明鼎特為放送右相金尚魯等率諸宰詣大王太妃殿閣下口傳啓曰聖籌六旬告廟陳賀卽先朝已行之典禮臣等援例仰請不能感回聖心因臣等之罪又下大小公事及軍號入于東宮之教仍出御宣化門東宮泣請不能得此左臣焦迫也亟降慈旨以回聖心云々答今方親往熙政堂欲為勸回以主上孝心豈不聽從乎大臣備堂承旨玉堂入侍時傳曰幾十年苦心欲遂於今日慈教息惻憫其不奉承豈曰孝哉因此有奏慈教至當既勉承之後何拘末節閔

百祥特為放送傳曰其習雖無狀飭已行矣其中或有奉親者王者以為孝為治之道其倚門之望不可不顧洪準海李亮天韓宗濟外耳目及儒臣投畀並放還於是諸謫三十許人及李存中李台重皆蒙宥北歸

政院請對

十二日政院啓辭再昨御書傳教臣等有死決無奉承之理祇奉啓板不敢頒布更此冒死仰籲答曰其止之承旨春坊奪告身在外垣臣先適差後禁推政院又啓請對兵刑國之重務而公事入輒還下上下下相持機務多滯一日二日國事罔涯古今天下寧有是乎冒啓更請又答其止之

諸承旨請對答其止之右相金尚魯昨今仍為待命來納命召玉堂劄子十四日左相李天輔謝恩與右相諸宰承旨玉堂請對不許領相李宗城亦入謝恩傳曰時原任大臣持義編自省編初卷入侍傳曰今番下教非比往事其節目間事而亦有舊例而特為臨門下教之後非徒不為感動昔年下教者敢有不滿之心其臣無禮昔日為君其若不飭有君有國乎用法宜自大官始今日入侍大臣中道付處重宰臣并遠竄承旨儒臣邊遠投畀司直柳復明都承旨除授護軍申致雲洪樂性李奎米李昌儒并承旨除授

潛邸動駕

十五日 傳曰毓祥廟當展拜往候慈殿後動駕光化門當駐輦分付京兆父老使之待令諸承旨請對領府事金在魯以同罪之人待命金吾

十六日孝章宮下輦時下封書諸承旨連為還納仍伏閣請對領府事金在魯率六朝長官詣闕口傳啓封書還收之請曰雖以先朝乙酉事言之未嘗終沮引接暫許登對傳曰止之洛昌君樞率諸宗三次請對答其止之 王世子詣孝章宮上疏自上還給南有容除授同春秋實錄考出以來庭請三啓聞無回鑿之意而連下罔極不忍聞之

教臣在魯冒罪忍死與若干卿率叩額求對傳曰止之此既上奉慈旨且告真殿即當舉行實錄考出亦即舉行庭請又啓曰 慈聖既於日前躬臨懇勉使 聖上終至勉承則今豈遽然許之似必有所由而 殿下之位宗社臣民所依之天位也豈 慈聖所可私許設或許之其於百官臣民之決不忍捨何哉真殿口告此與遣大臣告 太廟有異今若迫於臣民而不得遂意則自可以此更告何可以已告牢執 荅春秋堂上既除授此外不知矣庭請三啓命以至尊儀章盡歸東宮自下覆送臣理當然而反下不忍聞之教東宮伏地呈疏而無批退却屢請入謁猶且

不許帝王家莫重莫大之事宜如是顛倒迫逐而可成乎
荅曰不知矣東宮待命荅曰速入去承旨往傳曰春秋堂
即何至今尚不肅謝耶若不舉行水刺不進矣領府事又
率卿宰請對諸承旨亦請對不許

十七日京畿監司金尚翼上疏傳曰還給草土臣鄭羽良
上疏非常之教不拘常例畧陳所懷云云荅曰三十年苦
心卿已知之矣訓局軍兵五部坊民等上疏請回鑾荅不
忍終負吾民善奉我嗣君令承旨讀宣曉諭領府事以承
傳色口傳啓久留私邸事體至為未安將不免直入讀命
館學儒生疏荅無偏無黨事我後哉教曰慈殿則猶有更

告之道其於真殿何以哉朝廷若又如此則當露坐矣付
處罪人金若魯李宗城李天輔金尚魯等疏敢效古人罪
中上疏之例工判趙觀彬大成南有容司直具宅奎隨承
旨請對傳曰將使君父坐於雪庭耶

崔錫恒致祭金尹擢授

十八日 傳曰今日起感於崔錫恒遣承旨致祭前都憲
金鎮商前副學尹心衡清介之節心甚嘉之金鎮商特授
知中樞尹心衡特授同中樞以勵一世

還宮

領府事金在魯司直洪啓禧來請 大妃殿閣外以承傳

色口啓諺書批荅舉動時過為忌請念其自傷於氣不能
挽止予亦有眩氣酬酢之間有若許諾者然今乃覺矣主
上屢日不為還宮方為封書予亦欲舉動於彰義宮矣是
日上承慈教乃傳曰既承慈教黽勉回駕明日復臨明政
洞洞論心腹百官軍民依朝參例舉行

十九日大臣備堂依教來待左相李天輔病頃不入來判
府事俞拓基上書荅遠地未參何傷八侍時刑曹漢城府
堂郎五部官負來待事下教

教諭大小臣僚軍民

教曰自古帝王初業中興可謂至難而豈有若不穀之遭
艱辛之時抱亘中之痛不樂南面其苦心一欲遂意焉可
已乎群工同寅邦國寧謐豈有辛壬之黨錮以此世道益
囂吾民益困臨御廿八載政不行廷患不及民雖有樂南
面之心者宜乎自恧况苦心至痛遭時自恧如此今因請
賀知群情難以例拒欲因機會遂意往松峴欲慕昔年而
慰懷不意慈聖勤息賀禮雖却屢勉以回苦心至痛因此
彌切故一遵舊年又命不令舉行則諸臣紛鬧動我慈心
打起三十年荒結之心是誠機會先奏 慈殿又奏真殿
乃故舊邸必欲遂意百僚聚庭庶民守門困我三日涼德
無能何以致此又曰諸臣入顧我聖慈之心還動辭教罔

極身不自有他不暇顧小喪以回涕泣奉承從今以往其
將莫敢遂意而歸矣慈教雖奉何顏故拜又何顏拜皇兄
不覺放聲而痛哭特為臨民洞諭自政院宣諭八道三都
傳曰幾年苦心莫遂復臨而召備堂諸宰不進者多大
臣稟奏外備堂並罷職現告元景夏申晚李箕鎮徐宗汲
鄭益河黃梓李瑒尹汲趙明履洪鳳祚

親鞠李世熙

二十日生負李世熙上書切聞宣化門蓼莪之講毓祥宮
閒閤之舉聖意攸在可知吾君之孝其大舜之孝也臣竊
稽史牒三代以後詎辟無有不致隆於私親者如漢文帝

宋仁宗明神宗亦皆行之其未行者惟漢景帝一人而和
帝則又行之當時名臣碩輔皆無異辭則此本非有妨義
理有碍禮經也明矣邨下何不延訪三公陳籲於東朝積
誠乎格期蒙聖諭伏惟 慈聖塞淵之性博通墳典皇明
陳太后則垂簾於萬曆之初則親其典者又不為法聖母
也惟在盡邨下之誠孝格東朝之慈意非必待大朝之命
而後行者也我東之俗名義過實目見君父之茹痛宗社
之陷危而瞻前顧後相視囁嚅無一人捐軀為國開口說
破者此臣之所絕痛也云々
承旨李奎采洪樂性求對大朝御樂善堂其書特入 上

曰以外面觀之似為予而其實陰譎函恹語及東朝尤為
叵測仍命親鞫而問指喉罪人對以能文故自昨自書矣
施刑十餘度始服以與許槃等相議拿問槃世熙絕島定
配槃極邊遠配

司諫南恭億達曰世熙妄揣聖意肆然陳章其中數語敢
犯不敢言之地世熙本以時熙之弟世弘之至親行已陰
譎罪人槃身為朝紳容畜其家與之綢繆相議之狀昭不
可掩請夫正王法槃兄永往日之事措紳所掩耳弟彙身
為侍從與其兄同室居生槃之所為其兄其弟萬無不知
之理請永彙並永刊朝籍命以只舉永彙等文而論之其

凡集在則可並論之耶先適後禁推

